

福嚴

Vol. 31

2011.07

會訊

FUYAN JOURNAL

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中道
慧明共慈悲相應可謂真乘

慧學增上·入法實相

平衡的自然法則

從佛法的立場來說，世間本是相依共存、相續演化的和合體。彼此在這依待的關係中，都不斷地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共存、與他人有著良性的互動。當中，更學會了尊重、包容、愛護與妥協。

可是，從近日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件來看，人們並沒有深知，且珍惜這生命的共同體，反而基於個人的私利或貪婪，破壞了共存的自然律，使得我們陷於前所未有的困境。

今年三月間，在日本所發生的地震與海嘯，揭露了人類於大自然的脆弱，同時也讓各國開始檢討核能發電的必要性與安全性。人類在追求經濟發展之際，能源最為關鍵。然而，在人們「想要」與「需要」的對比下，兩者間顯見地已不諧調，最終暴露了使用與付出的失衡。

另外，在中東與北非所發生的民眾訴求運動，也揭開長期隱藏著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失衡的一幕。這些都處處提示我們，無論是強調自身的受用或高談國家的利益，都無法隱瞞私我欲求的可怕。更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明知故犯，犯而不悔，加速了彼此的對立與不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不應是如此的，該是反省的時候了！

從佛法的緣起觀，揭示了人們應秉持無我的精神，重視受益與分享的平衡。在受益之際，也能願意與他人分享，做到所謂知福、惜福與培福。同時，在能滿足自己在生存所需要的條件下，將內心「想要」的降到最低。

身為宗教師的你我，有責任及義務將此道理推廣開來，讓世人更清楚問題的所在，進而淨化人心，促進社會的和諧，世界的和平。讓我們大家為此而努力以赴！

福嚴校友會會長 **祖蓮** 敬筆

福嚴

會訊

FUYAN JOURNAL
2011.07 Vol. 31

發行 | 福嚴佛學院
編輯 | 福嚴佛學院校友會編輯組
郵政劃撥 | 50070116李國良
地址 | 30065臺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
365巷3號
No.3, Ln. 365, Minghu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65, Taiwan(R.O.C.)
電話 | 886-3-5201240

傳真 | 886-3-5205041
福嚴網址 | <http://www.fuyan.org.tw>
部落格 | <http://blog.yam.com/fuyanalumni>
校友電郵 | fuyan.alumni@gmail.com
發行日期 | 2011年07月
創刊日期 | 2004年01月
I S S N | 2070-0520



封面主題：慧學增上·入法實相

菩薩先世來愛樂智慧，學一切經書，
觀察思惟，聽採諸法；
自以智力推求一切法中實相。

《大智度論·釋往生品》

目次 Contents

人間法音

- 02 福嚴慧猛行願堅，植深活旺身心充 /口述·仁俊長老
10 《遊心法海六十年》英譯本簡介 /文·Bhikkhu Bodhi
中譯·釋長叡、溫宗堃

慈心慧語

- 26 具足般若慧，趨入無為門 /文·印順導師 彙整·編輯組
28 般若正義辨析 /口述·釋厚觀 彙整·釋開仁、李清垣

佛法啓示

- 32 與德山寺的辨義 /彙整·釋長叡

校友人生

- 42 親近善士聞正法 /釋長旭
46 過去的永不停留 /釋上定

活動紀實

- 50 活動回顧及預告 /編輯組
51 福嚴佛學院第五屆研究所畢業典禮 /編輯組
52 福嚴校友會第四屆第二次幹部會議 /編輯組
54 福嚴佛學院戶外參學 /編輯組、釋道一、釋覺寬
58 福嚴佛學院參與中正紀念堂慈濟浴佛大典 /釋長叡
60 福嚴佛學院暨壹同女眾佛學院聯合論文發表會 /編輯組
62 慧日講堂五十週年慶暨追思印順導師法會 /釋厚賢

福嚴慧猛行願堅 植深活旺身心充

口述 / 仁俊長老
筆錄 / 釋果慶

一、修福不享福 無著心迴向

佛法常說「福慧雙修」，此地稱為「福嚴精舍」，要以真正清淨、無漏的福德來莊嚴這個道場。佛舉譬喻說：「福」，如清淨的活水、生命之源，人七天不吃飯不會死，但如果七天不喝水，血脈不通暢，這個人是活不下去的。「福」對修學佛法的人來說，重要極了。有了清淨的福，才能莊嚴道場。

真有福的人，不但不享福，還要不斷培福、積聚福德。有了真正的福，才能真正利益衆生。有福，自然有種種財物、種種經濟，道場可以活用、可以利益衆生。如果我們修福不享福，更進一步不斷培福，才能真正莊嚴道場。有了經濟，四事供養不缺乏，住衆才能安住下來。生生世世修福不享

福，把福迴向給道場、迴向給衆生，了無貪著的迴向，這種人才是真正有福德。

有人有了福，就以爲自己也有智慧，變成自大狂，講了許多虛妄的話。有個出家人，對佛法了解有限，但是世俗福報相當大，他說：「我能把你們帶到西方去」。我讀了許多佛經，沒聽說釋迦佛能把人帶到西方去。這個人是發狂的講法，佛都不能帶人去西方，何況是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在機場遇到這個人，他可能有二百幾十磅重，要兩個青年人攙扶才能行走，我們在候機區相遇，談了一下，我跟他說：法師啊！你要好好減肥，太胖了，走不動。他歡喜巧克力，巧克力可以吃，但不能多吃。他就是福報大，「因福而自狂」。

印公他的福報比許多人都還大，

他的智慧、學問，我所認識的出家人跟在家學者中，沒有一個比得上。因為他多生多世，隨順無量的佛陀修學，所以他這一生能把握佛法的真諦，貫通整個佛法。

二、研讀經律論 體會畢竟空

此地是印公創建的道場，大家最好要把他的《妙雲集》讀通，至少要把《成佛之道》偈誦當作功課背熟，然後再讀他的註釋。如果我們福嚴精舍的人，不了解他的思想，不了解他對最深佛法的解釋，你儘管在此學習佛法，還是得不到佛法的真正義理，請各位注意。

你一方面讀《妙雲集》，另一方面讀佛所說的經、律、論——菩薩道的經律論。若能會通，了解佛法究竟圓滿了義，能深入了解佛法，才能真正將身心奉獻給三寶。一般人儘管出了家，不能深入佛法、受用佛法的智慧資材，心就會向外求，稍稍講一點法，供養的人多了，他就自以為了不起，不知道要從這個地方生大慚愧心，要把所得的奉獻眾生。

要看透世間幻相，就不會被這些幻相所轉。另一方面，要能把握住世間「畢竟空相」的道理，雖還沒有證得，他能明瞭、能安住，他到任何燈

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境界，他都能安安靜靜地看得透，清清楚楚理得透。要是看不透、理不透，出家人就會對世間錢財生貪心，即使出家，那只是虛度時日，自己也不能受用。你縱使得到再多的錢財，心要想：我是隨順釋迦佛出家，是因為佛的庇蔭，我才能得到這些，這不是我的本事能得到這些。要這樣想，進而生起大慚愧心。

三、日日不離佛 處處不離法

要真正修學佛法，把佛法的資財一天一天作累積，且要累積的很充分、很實在。當能如此你在任何場合講佛法、或與人討論佛法，面對不同資質，不同階層、根性高、中、低的人，你都能隨其根基，以各種適當的語言引攝。你也可以很有信心地對大學校長、教授、特殊思想家講法，但要有這樣的成果並不容易。

我們要了解：世間學者，是要下深刻功夫完全搞通，才能把握學問的宗旨，及善用學問。如果要修學佛法，要完全貫通、掌握核心，你不花上十五年到廿年的時間，是不可能貫通，不可能真正的會通、真正地靈活運用。

修學就是要「沈得住、發得開」！

各位在佛學院裡面，或畢業後留下來，或者自己修慧觀……你對世間



一切名利、欲望要完全切斷，要完全掌握佛法，這樣心心念念、在在處處都不離開見佛、聞法。假使我們每天都能聞思佛法，有次第按部就班地學，學得熟練了，你就等於每天見佛聞法，都在佛的領導啓示中。到了這個境界，就能從精神上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佛法，若能在真正的清淨心中見佛，畢業出去了，這对你講佛法、或開道場，都很好……。

四、勿以情處情 以智慧度衆

這裡我要特別說一下，現在出家人學了一點東西，就和老太公、老太婆處得很好，老太公、老太婆不需要聽高深的佛法，只要你有一點威儀，開（蓋）道場，你隨便講什麼他就聽什麼，供養多得很，但這樣的出家人最沒有出息。表面上說是開道場，實際上是「盜」場。爲什麼？因爲沒有讓人真正受用佛法，都是用一般的情感，「以情處情」，這種情感的交往盤旋，你哪能把人家引上路？你要了解，這些都是有過患的。

我時常說，出家人學了佛法，即使終生沒有開道場，你能接引一個人

真正發大菩提心、行菩薩道，這是你最有力量的事業；假使你開道場，來的都是一般老太公、老太婆，雖然說有幾百個人來，你講得浮浮泛泛的，一般老太公、老太婆他聽起來很有味，被你吸引住了，可是高級知識份子一聽，要笑話的。但是假使你了解了，這些都是一種禍害的。

你如果不開道場，但能引起知識份子真正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他會把佛法看成自己的，他從此以後就不會離開佛法，不管他出家在家，他到什麼地方，佛法都能生根。

在家居士也一樣，如果把佛法看成是自己的，你身上表現出佛法，人家從你身心上看的見佛法，那才是能真正吸引人。不是以情感招感的，而是以真正清淨的智慧、慈悲來感動人，從此他永遠就能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若活在見佛、聞法中，身心安定，不論在平常時，或在患難的時候（例如佛法受到誹謗、惡王摧殘的患難時）你都能赴湯蹈火，還能真正的奉獻，把佛法行出來，這才是真正的奉獻，才能說是真正的大乘根器。

所以我們現在修學佛法，要沈得住、發得開。老太公、老太婆送你的供養、補品，若你自己覺得很滿足，

你這是害了老太公、老太婆，也害你自己。真正修學佛法的人，他不貪求要吃補品。

五、以智慧克己 以慈悲慰他

我們時時要記得：修學佛法，當供養來了，要生慚愧心，不要以為這是你應當得的，你可以把這些東西分門別類，分別轉送給需要的人。

以我來說，假使我現在想出去賺錢，我一定可以賺個十幾萬美金，但我不肯這樣做。聽到有需要幫助的人，不管出家人、在家人，隨時幫助他。出門帶了幾千塊錢，除了買機票也不必花什麼錢。在馬路上見到苦難的人就幫助他。出家人你行菩薩道，你到什麼地方去，要讓人見了起歡喜心。假使你看到一個人躺在馬路邊沒飯吃，餓得要死了，你不關心他，你就不像出家人。如果沒有緊急的事，要下車幫助他，這是隨時隨處的關心。我們能以智慧克己，以慈悲普慰眾生，若能這樣你不管到哪裡，你說的話人家聽，你做的事他能學。

中國的儒家為什麼到現在還能起著他特殊的作用？他依四個字：「過化存神」。就是說，真正的儒者到一個地方講學一年、三年，經過他的教

化，當地人民普遍受到他教化的感召，因此大家心理總覺得儒家的道理好。即便講學的人離開了，精神還留在當地，過了幾十年、幾百年，他的精神還能起著作用、影響居民，這就是「過化存神」。

假使我們出家人到什麼地方，不是來要老太公、老太婆的供養，他送的來了，我隨時把它分配掉。這邊的高級知識份子，是什麼樣的知識份子，我就用什麼樣的語言跟他對談，假使那個高級知識份子毀謗佛法，我也可以對談、我也可以推翻他的理論。這些都需要「沈得住」，你假使沈不住，被自己的名利心所動，專門要老太公、老太婆的供養，所開的道場就是「盜」場。這在佛法上講是「悟道大賊」。你雖然沒有搶，你是大賊，你把人家的東西吸收來，看做是自己的……。開道場不是為自己著想，是為眾生想，這才是真正的「道場」。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都要認真、要小心！

六、淡泊名與利 惜福并修慧

我們要把名利看得很淡。凡是看重名利的人，永遠不能明了佛法，因為他浮浮泛泛的。他到什麼地方都是講得浮浮泛泛的，講久了，都是依著

自我的說法，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就是所謂的「相似佛法」，這會掩蓋「真實佛法」，人家聽到他說的，以為是真實佛法就相信了。

中國歷史有記載，隋唐以前，北齊、北周時，有的出家人，房子闊得不得了，威風極了，到了最後要走路了，業相現起，因為他表面上講佛法，實質上他做的，是現代人所說的「下流坯子」的事情，業障多了，臨死之前，現起種種惡業異相，假使出家人做到這種程度，不要說是維持佛法，自己都要墮落了。

真正的出家人，他能惜福、他能修慧。這個地方我要提到印公導師了。有一次我遇到導師，住在一起，有一次談話，他說：許多人總說我印順了不起，好像以為我把佛法都弄通了。他說：我看自己，就像大海當中的水，最小最小的一小滴，只是，我講的佛法，是「以佛法講佛法」，我不敢以自己的意思講佛法。你看，以他的智慧，他這樣的虛心。所以真正深入佛法的人，一深入，就知道佛法深廣如大海，究竟如虛空，真是不容易完全掌握。印公可以說完全掌握了佛法。

印公的著作一共七百多萬字。當然現代學者寫書，可以寫上幾千萬字，現代人用電腦，也不太難。印公手寫

七百萬字，雖然不算多，但是他七百萬字處處有來源，處處能啓發人，所以你讀他的著作，稍稍的不用心，就滑過去了，抓不到根柢了，讀印公導師的書，你讀之前，要合掌恭敬地三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如再誠懇的，三稱「南無印公導師」，你這樣從恭敬心中，真正體悟導師這七百萬字，真的把整個佛法都綜合、融合在一起了。尤其說到深奧的問題，他能提出一個路數，非常清楚，這需要從恭敬心中，去深深體會，你才能知道他一生用心的艱苦，才能知道他對光陰是分秒必爭。

以他的生活，如果他要享受的話，他不用明說，人家也爭著要供養他。但他不肯。平常自己吃飯，二十幾粒花生米、三碗飯（他的消化不好），吃飽了就算了。他沒說要吃這樣好那樣好的，他沒有這種觀念。他到晚年聲望高得很，九十歲以後，很多人要幫他作生日，他辭掉，絕不肯作。他要收紅包的話，過生日可以收幾百萬台幣。生日前三天他就躲到山裡去。久了，大家就知道印公導師不要這些。

現在有些出家人年紀大了，過生日到處送帖子，希望人家來供養，等著收鈔票，這是用佛法的名義去騙人家的錢，真是「成何體統」！

印公從來也沒說「我不要錢」，可是有人供養他錢，他是「左手進、右手出」，不放到自己的腰包中。這些個地方，我們修學的人要好好注意這些，要注重自己的風格。

我重述一遍，他說他學得的佛法太少太少了，舉比喻說像是大海當中的微滴。他要講述、說法的時候，他會好好準備，不是如同參加開會一樣，開口就說的。佛說法，也是看衆生根基而說，不是隨便開口即說。所以我們現在學印公導師的行誼，他一生都很真誠、很樸素，佛法學得精通、貫穿，掌握佛法真諦。此地是他的道場，在此地讀書的學生、教學的老師，好好細細地去觀察印公導師這一生。他不貪任何人的東西、他不講究任何享受，他只是本本分分、老老實實地做自己。應學的儘量學，自己應表現的盡量表現。如果在此地學習，心能沈得下來，這樣才能發得開。

舉個比喻來說，世間的東西，對吃葷的人來說，他覺得最美味的，是海參，但這東西，吃的時候要先泡水三天，浸很久，才發得開。出家人學

佛法，要久久浸在佛法中，不久久地「悠遊法海」，想要掌握佛法滋味，要說法說得有頭有尾，是不可能地。所以諸位！我們要「沈得住」，才「發得開」。不要隨便蓋道場。要自己先發菩提心。你發了菩提心，你到什麼地方，你說的話能落實，你做的事能啓發人，不要處處開道場。

假使我們不能掌握這一點，只是有形有相地蓋道場，老太公、老太婆來一大堆，你說什麼，他聽什麼，到頭來你害了老太公、老太婆，連你都不如老太公老太婆，因為你是個吸血蟲，吸收人家的血，自己享受，沒有給人回饋，這像什麼樣的出家人嘛！

七、精進不放逸 為法忘身軀

我們正在修學佛法的人，不能生貪圖的心，有一點東西要懂得奉獻，生活要過得淡泊，也不是說要你修苦行，生活的營養能過就好了，盡量好好的修學，尤其是不能昏沈。從一般佛法的制度來說，睡眠是睡四小時，我們一般睡六小時應該足夠，假使六

小時你還會昏沈，還是要睡，說老實話，你要想把腦筋養得很好，不可能。學佛法的特勝的作用是什麼？人老了，身體總會老嗎，沒有不老的，所以會有病，會有許多的病。告訴各位，我這個腹部是有癌的，它是初期到二期的癌症，但是現在我照常吃、照常睡、照常作事情，沒有覺得絲毫痛苦，吃得下、睡得好，還可以讀書。

當然癌症到了三期、四期是治不好。初期的可以化療，給它控制住，就不會發展成三、四期。我從來沒有自己擔心，我一出來了，我就忘記自己是有癌症的人，我知道我所負的責任。我時常說：當軍人，爲了國家，要死在戰場上；當法師，要死在說法講台上，痛快得很。

假使生病了送到醫院去，東一個管子、西一個管子，唉呀，苦惱得很。假使你講佛法，死在講台上，那可輕鬆了。假使出家人沒有這樣的精神，自己老了，認爲要享福了；認爲有病，就要多吃補品……。我到現在都不吃人蔘、西洋蔘。如果要吃，說實在，拿來當飯吃都吃不完，爲什麼？大家要供養嘛。我就先宣示我不吃補品，人家就不會供養這些。

所以作一個出家人你能真正淡泊、真正樸素。從營養上來說，糙米飯、

黑麵包、充分的菜蔬，這些夠了，不需要再吃什麼「好東西」。偶爾可以吃幾塊巧克力，巧克力可以滋潤心臟，但吃多了會長胖。剛才說的那個出家人，就是不斷吃巧克力，一天吃上幾十塊，就長到二百幾十磅，越吃越胖，動都動不了。吃的時候要警覺，現在我自己吃巧克力，每天最多五塊。雖然是營養品，但你要注意，營養夠了就好了，不要以爲它好吃就多吃。

八、慧猛行願堅 活旺身心充

簡簡單的說，我們做一個出家人，要以佛法成爲我們的專業；智慧，我們要學得很猛利，你有了智慧，外在的種種幻相，就可以用智慧把它砍斷。所以有真正智慧，有真正決心。這樣行願就會堅。

什麼叫做「行」？我對應負的責任，我不會想擺脫；對一般人追求的東西，我不追求，只趨向光明，這叫做行。

什麼叫做「願」？我在任何情況下能夠鍛鍊，不管是冰天雪地、只要是爲衆生，「能趨前」！哪裡需要佛法，只要我走得動，我一定去勇敢前去，不退縮一步。這才是真正「有行、有願」。

作一個出家人，福德、智慧要培養得深，如同大樹一樣，樹根紮得很深，吸收地下充足的水分，它就能長得枝葉扶疏。假使能夠把「根」植得深，活力就會非常旺盛。真正旺盛，活力充沛，好好運用，一般人覺得疲倦的、苦惱的，他不疲倦、不苦惱，認為是自己應該擔當的。這樣「由身入心」能夠充實，你苦苦去鍛鍊（不是修苦行，是很精苦的修行），佛法你學得深入，你能看到佛陀種種的莊嚴功德，能觸到法的種種光明清淨，

這樣就等於是見了佛、聞了法。像這樣身心充滿了佛陀的影響、也充滿佛法的光明，你到什麼地方、見到什麼人，縱然他是高級知識份子、大學校長，我也可以跟他談。如果說他不了解佛法、或者誹謗佛法，我也可以糾正他，這些都需要真正深深的研究一番。要不然，你同老太公、老太婆處在一起，你害了老太公、老太婆，你害了你自己，請諸位注意！我說的就到這地方爲止了。☸

福嚴推廣教育班

第22期 課程公告

民國100年9月9日～民國101年1月7日

班別	課程名稱	時間	授課老師
初級班	念佛共修	週一／晚上19:00~21:00	傳妙法師
初級班	《佛法概論》	週二／晚上19:00~21:00	傳妙法師
初級班	《華雨集》選讀(三) 〔《方便之道》〕	週五／晚上19:00~21:00	貫藏法師 會常法師
高級班	《大智度論》	週六／下午14:00~17:00	厚觀法師

（課程如有變更，依「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爲準。網址－<http://www.fuyan.org.tw/>）

人間法音

《遊心法海六十年》英譯本簡介 (註1)

原著 / Bhikkhu Bodhi
中譯 / 釋長叡、溫宗堃

如果有一天，公元二十五世紀的學者們被賦予一項任務——從廿世紀（的學者）中，選出四到五位最有影響力的佛學思想家，很可能他們所選出的名單中，會有一位是現今的西方佛法學習者們幾乎未曾聽聞過的。其一（陌生）的名字，就是已故的華人學問僧——印順法師（Yinshun, 1906-2005）。截至目前為止，這位著作等身、革故鼎新的思想家，其作品被譯成英文而透過商業出版的，才只有一本書——《成佛之道》（*The Way to Buddhahood*）(註2)。雖然他的著作《妙雲集》中的幾篇重要文章，已經由澳洲的華藏寺譯出，並印行了為數七冊的《妙雲選譯》（*The Wonderful Cloud Collection*）免費流通，但這幾本書在華人佛教圈之外，很少有人聽聞過。(註3)因此，對大部分的西方佛教徒而言，Master Yinshun（印順法師）

這個名字實際上還不具影響力。

然而目前華裔的佛教徒，特別是對台灣和香港的佛教徒而言，印順法師被尊為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學者，幾乎當地所有佛學院的學習課程，都是以他的著作為主導。他已成為一位架橋者——對漢傳佛教徒者而言，他將佛教信仰與現代化做連結，在佛教面對來自於現代科學思想及世俗文化的種種巨大挑戰時，他能證明佛教教法的合理性與實踐的可信度。他幾乎是以其一己之力，將史學評論的方法引入漢傳出家眾的學術研究中^[10]，因此今日漢傳的學問僧不再只是解釋〔自家的〕宗派教義——例如禪宗、淨土宗及天台宗的教義，而且能非常詳細謹慎地抉擇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史實。他所寫有關印度佛教歷史的豐富著作，成為其他學者的典範，在受其著作影響的人們之中，激起高品質的

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的潮流。

然而印順法師並不只是一位依文解義的學者，他更且是一位高瞻遠矚者，他以奔放的智慧理解浩瀚的漢傳三藏聖典，並且從漢傳佛教豐富的遺產，塑造出特別適合當代的佛法視野。他企圖在大乘佛教的菩薩典型上，建立佛教的務實詮釋，一方面能與世俗領域的人道關懷傾向相調和，另一方面亦能向佛教的洞察力及精神終極理想的源頭深處，汲取寶貴的活泉。他的成就，可以用他在二十世紀末漢傳佛教圈——包括出家眾及在家眾，無論是知識份子或一般信眾——中所獲得的一致的推崇來評價。在他往生前的數十年之間，他在台灣被尊稱為「導師」——意指「良師」(mentor)或「指導者」(the guide)。

《遊心法海六十年》是印順法師在1984年，七十九歲時^(註4)所寫的作品。在當時，他可能認為自己此生已接近尾聲，下筆寫此書時，想必是意圖留下自己最後的證言。在寫作此文時，他可能沒有料到自己還會繼續活了廿一年之久；2005年時他才以九十九歲之齡往生^(註5)。他寫這文章，是要為自己多年來在「佛法大海」中悠遊後，作為〔他的一般〕寫作和學術研究成果的回顧，以及為他的探究過程，就其得到的主要結論^[1]，提出一份簡要的陳述。因為他〔在下筆

時〕似乎假定本書的讀者對他過去的著作，或多或少已有涉獵，所以，很有可能（此文）主要是他為道友和學生們而寫的。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先讀過他的其他著作，才能讀懂這本小冊子，讀者若選擇性地略讀某些篇章，而聚焦精讀其他章節，則可將此文視為印順法師思想與著作的簡明介紹。

我試圖以此簡介，概略敘述印順法師對佛法的理解，希望這能讓那些未讀過他的其他著作的人，在讀《遊心法海六十年》這本書時得到最大的利益。在本文之篇末，我將標示一些重點，並針對與導師同行悠游法海之際，如何在「海上風暴」中航行，提供幾項建議。

當代西方讀者或許將會驚訝地發現：就如同大多數信仰佛教的西方人一樣，印順法師並非出生在佛教的家庭與環境中；相反的，他在找到佛法之前，經歷了一段痛苦與艱辛的追尋過程，更曾灰心失望過。他在1906年出生及成長於浙江上海周邊的一個農村的小康農家。因為家中並不富裕，他所受的正規教育，只到十三歲為止。自學校畢業後，他開始修習中醫，這喚起他對「成仙之法」——亦即對「以醫方延長壽命」的技巧，產生興趣。自此，他開始一段漫長的精神探索，將他帶向道家、儒學的研究，繼之轉

向基督教，在經歷了一段意氣消沉之後，他轉回道家，但終究還找不到一個能讓他停泊的港口。

1925年，當他在研讀道家經典的序文之際，讀到這樣的句子：「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註6)這句話震撼了他，令他醒悟，^[12]並驅策他去研讀更多佛典。在經歷了許多困難之後，他漸能得到一些佛經的注釋書以及哲學論著^(註7)，這些書超出他當時的理解範圍，然而在研讀時，他開始瞥見佛法（大海）的壯觀與遼闊；這樣的確信深植在他的心中——這就是他必須遵循以解除心靈渴望的方向。佛教成為他「光榮的理想」，他的信心在繼續研讀的過程中，持續地加深。

1928年，他的母親過世，一年後，父親也走了，所以家庭中已經沒有牽絆的阻力。1930年夏天，他26歲時，決定出家。然而，這一點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他的家鄉，許多廟裡的出家人只會做法事、誦經為人祈福，他找不到人可以教他佛法。如此，他發現了一個問題，這也形成他一生中思考的主題——如同他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一書中寫道：「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的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註8)^(§2.1)這一個「差距」，對他而言，

不只是一個事實現象，同時也是他將來必須回應的挑戰。在他成為比丘之後，他曾寫道，他希望學習純正的佛法，以便淨化佛教，並且宏揚佛陀的真教。

他經歷了幾次徒勞沮喪的努力——包括長途旅行到北京，想就讀於後來中止招生的「佛教研究學院」，最後，終於能在1930年秋天在普陀山受戒出家。從那裡為起點，1931年春季，他出發就讀於閩南佛學院，此學院的創辦人是他後來視為精神導師，他一生「僧涯」最重要的鼓舞者太虛大師（1890-1947），太虛大師是漢傳佛教現代化的先驅、佛教改革家與倡導者。^(註9)

印順法師早期僧涯中最大收穫的階段是在普陀山慧濟寺所渡過的三年（1932-36），他在普陀山慧濟寺閱藏樓^[13]，閱讀整部七千餘卷的漢文大藏經。經此努力使他發現「佛法的多彩多姿」、「百花爭放」、「千巖競秀」（§2.2）。幾年後，當他閱讀日本學者們所寫的印度佛教史時，受到他們的啟發，而自行應用史學方法進行研究，以理解佛教歷史。經由使用此方法，他能夠「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2.2)以此方法，他希望「能使佛法與中國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正確的明白出

來。」

當他試圖著手探尋漢傳佛教的衰頹，他發現他面臨一個疑問，到底這種衰敗，是佛法傳來中國之後才發生的，或者是佛教在印度的開展過程中，就已經開始變質？經過八年密集的研究，他得到的結論是：自很久以前，當佛教還在印度本土時，就已經漸漸衰微，而且這衰頹隨著時間的累積而加劇。爲了解佛法「爲何」以及「如何」發生變質，印順法師投注時間與精力對印度佛教作廣泛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1942年出版了他第一本鉅著——《印度之佛教》。在本書中，他提出自己的見解，分判印度佛教史爲五期（§2.3.3）。印順法師除了對整體印度佛教具備寬闊的視野，他還對個別的佛典進行縝密的研究，其研究範圍從《阿含》（這是與巴利聖典《尼柯耶》相對應的北印度傳本，以漢譯本流傳迄今）、律典，以及阿毗達磨，到般若經典、中觀與唯識，乃至如來藏諸系統。印度各時期的佛典有被譯成中文者，幾乎找不到一個未曾在他

的著作中經他深入研究、詳細探討過的。他的著作包括廿四冊的《妙雲集》（The Wonderful Cloud Collection）——《成佛之道》僅是其中的一本。他著有三冊關於《雜阿含》的研究（註10）——《雜阿含》是與巴利《相應部》相對應的北印度傳本——[14]此研究的目的是爲解明本經正確的結構次第，它在現存漢文三藏中已被弄亂了。針對阿毗達磨，他寫了一本八百頁的研究《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見§2.5.4）；另一冊八百頁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企圖將佛教最早期聖典是如何集成的歷史，還原呈現（見§2.5.4）；還有一本一千五百頁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見§2.5.5）。他後來的文章被收編成另一套的《華雨集》（The Flower Rain Collection）。他也針對「空」和「如來藏思想」寫了獨立成冊的研究（註11），皆由歷史與哲學的角度提出探討。

印順法師強調，他研究經典，背後的動機並非闡述他自己的觀點，或

者從一宗一派的立場來過濾經典；尤有甚者，他希望讓各部經典、各個系統自己說話。他寫道：

我的講解，從不會拈出一字一句，發揮自己的高見，也沒有融會貫通。雖然所說的未必正確，但只希望闡明經論的本義。為了理解三系經論的差別，所以講解時，站在超宗派的立場，而不是照著自己的見解去解釋一番。（§ 2.3.2）

然而，在印順法師希望「讓經典為自己說話」的同時，他之所以做研究的原因，是激發他出家作比丘的最初使命，也就是為了將佛法的「腐敗之處」予以淨化，讓佛法重現新的光輝。要知道印順法師如何計畫以達成此目標，需要在此簡單敘述印順法師的詮釋學或解釋論。由於印順法師並非僅在描述存在於過去的佛教，而是在「與較早期的佛教對話」，密集而持續的「對話」，希望藉此能明確地分辨，佛教宗教信仰裡，哪些觀點是不可或缺的，哪些觀點是可有可無的；並能區分佛教中，哪些是永恆的真理^[15]，哪些是佛教在人類歷史推移中所採取的臨時機宜——因為永恆的真理是很容易受到時代、地域、民族性以及環境的制約影響。

印順法師對佛法的詮釋有一基本

的看法：將佛陀的正法教導給眾生時，有兩個因素是一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的——印順法師認為，一方面，教導佛法必須符合真實原則，符合那與佛陀證悟時所體會與發現的「至高無上的真理」一致的真實原則；另一方面，要激發眾生內心的回應，施教時必須依照聽法者的能力與興趣來為他解說，換言之，必須說得讓「此時、此地」的人們能夠接受。為了達到第二項要求，過往教導佛法者，自佛陀本身開始，都曾使用種種「方便法」（*upāya*），這是為了迎合聞法者的興趣與希求，所使用的一種與「精確、直率地表述未經修飾之真理的方式」不同的教學方法。

儘管真理永遠不變——雖會依各種不同的文化及理念而有的不同陳述——所採用的權宜方便法，會有很大的變異，主要取決於聽眾的文化、風俗，以及聽眾的個別特質，例如他們的職業、出身背景、個人心理狀況以及其人生經驗。現在，根據印順法師，佛教不能避免使用「方便法」，以此來調和「所要傳達的真理」以及「聽法者的專注力與理解能力」——甚至連佛陀都使用「方便法」，例如，他以農耕用具為喻，教導某位農夫；或在說四聖諦之前，先讚嘆布施與持戒；或者運用神通，以折服某位高傲的婆

羅門。用這些「方便法」架起橋樑，以便喚起對方的信心，再逐漸灌輸正確的了解。最理想的情況是，方便法能將聽法者原有的興趣與願欲轉化，走上佛道，以便正確無誤地理解佛法真義的渴求。在這樣的例子中，其所運用的各種方法，可以真正被稱為有益的、適合的、善巧的〔方便法〕。如同印順法師這樣寫道：

在適應中，自有向於正覺，隨順正覺，趣入正覺的可能性 [16]——所以名為方便。（§5）（註12）

然而，他也相信，方便法不必然都是如此——方便法能導致偏離正法，跟能導向正法的機會是一樣的。因此依印順法師看來，佛教歷史流傳過程中，倡導佛法的人，為了使佛法為一般人接受，其所引用的方便法已漸漸變成「寄生」在教法之中——「不健康的、墮落的」方便法，排擠了原先「健康的、善巧的」方便法，因此腐化了印度佛教，最終讓佛教在其發源地成了實質上的滅亡。某種程度而言，這種情形的發生，是因為在大約公元七世紀後期至第八世紀，佛教自發地與當時周遭的有神論、神秘主義以及世俗宗教結合、同化，因此喪失自己原有鮮明的獨特教義與宗教特質。但之所以會發生此一錯誤的決定，是因為佛教的說法者熱切地想讓佛教被大

眾所接受，他們有意識地設計種種方便法，使佛法對當時印度的神教文化作過度的讓步。因此，佛陀教法的真髓被遮蔽，為另一個扭曲了的佛法版本所取代——雖然獲得了廣大的信眾，但也付出了代價。

在印順法師看來，那些削弱了印度佛教的力道與純淨的方便法，使佛法偏離了「以人為本、立足於無我、空思想的傾向」，而賦與它世俗化、天（神）化的風格——植基於認為有一個「永恆的自我」和「實在的神」存在的微細觀念。在行文至此之時，他特別注意到在晚期大乘佛教所引生的改變。根據他的研究，在此一時期，菩薩被變成和天神一樣，被賦予某些特殊力量以救助祂的信徒；原先「人間成佛」的觀點被「在天界成佛」的信仰所取代；佛教根本的「無我」教義被所引進「恆常真心」的概念所折衷——認為內在的本質是永恆的明淨與光亮（這是吠檀多的「阿特曼」或「自我」概念的翻版）；（此時的）佛陀被形容為一個神，幾乎很難跟印度教的大梵天做區別。與這些教義中的轉變同時並進的是實踐上的變革 [17]，特別是開始強調複雜的典禮、儀式、瑜伽技巧以及崇拜；膜拜夜叉及打破禁戒的儀式；廢棄了漸進、艱辛、需時久遠的菩薩道，轉而支持「即身

成佛」的觀念；從離欲轉向放縱感官欲樂以求即刻開悟。（見 §4）

雖然印順法師肯定，佛教必須使用方便法以適應各種不同的情勢，例如處在特別的時代、國家或文化中，他也堅持，所用的方便法必須是正直的、健康的。爲了確保佛教的健全發展，有必要辨明各種不同形式的方便法。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他引自他寫在《印度之佛教》的句子：

對於方便，或為正常之適應，或為畸形之發展，或為毒素之孳入，必嚴為料簡，正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濫之。（§2.3.3）

印順法師在做這樣的「料簡」時，並不全然依賴歷史的判準，他不主張「越古老的方便法就應該保存；越接近現代的，就應該被揚棄」，他認爲，取捨的標準是：「不以傳於中國者為是，不以盛行中國者為是，著眼於釋尊之特見、景行。」這是說，他回頭關注佛陀原始的教法——這彰顯世尊的「特見」，並在早期聖典及《佛傳》中關於佛陀言行的記載裡尋找世尊「景行」的標準。但印順法師並非是一個主張「只有古老文本才是正法源頭」的「基本教義派」。他相信，佛教在歷史上的開展，歷代祖師在論證與實修上的探索，顯示了許多新層

次的意涵，和〔佛法〕許多意義與價值的重要面向 [18]；這些是非常豐富和重要的，但在佛陀的原始教法中，它們只是如同潛能般，隱晦而未顯明。對於那些認爲佛法的表述是愈古愈珍貴”的人，他寫道：

這種思想，不但忽略了因時因地演變的必然性，並漠視了後代佛教發掘佛學真義的一切努力與成果。（§3.3）

因此他不是以某教法所屬的年代，或者，從它起源於某一個特定時空作為〔判斷〕真偽的關鍵。由於採取了這種態度，雖然他坦率承認大乘經論在釋迦佛入滅後幾世紀才出現，他也可以宣稱他對大乘佛法的立場具有堅定的信念。

印順法師對印度佛教鉅細靡遺的研究，構成當代佛教改革的基礎。雖然在他自己心中，這改革可能是僅針對漢傳佛教，但是，我們或許可以看得更寬廣，視它爲任何地區之佛教改革的指導建議。我們的前提是：不應該盲目地〔全部〕接受承繼自過去的佛教；然而我們也不能僅依個人的偏好，就任意評價佛教的某一表現型態是對是錯、是有益或是有害。但這並不表示像這樣的種種區別，沒有充分理由。對印順法師而言，有一個客觀

合理的區別，能區分佛教「源自於正法的」及「偏離正法的」表現型態。爲了要能夠正確作區分，首先我們必須回到根本——教理及實修二者的根本，從此來了解後來的佛教型態如何產生。如此，我們將應用佛法的緣起理則來理解佛教本身，亦即「以佛法研究佛法」（見 § 3.3）。要淨化佛教，必須要先了解它的種種表現形態；而要理解它的種種表現形態，必須研究：爲了適應不斷變動的歷史環境，佛教是如何歷經種種的變革及調適。

這種對歷史的細密檢驗，在「批判性的意識」的凝視下進行，希望分辨以下幾種佛法的演變：

- a. 被視爲健康的^[19]、妥當的適應，
- b. 顯示異常發展傾向的適應，
- c. 全然墮落，與佛法基本原則相違背的適應。

因此我們可以認爲，淨化當代佛教所需的改革計畫包含四個步驟（註 13）：

首先，我們透過研讀古代佛典，試著發掘佛法的基本原則，例如佛陀

「特見」所表述的內容，以及其「景行」所體現的行爲。

其次，我們調查歷史，揭露佛法〔正面的〕演進以及負面的發展，我們試圖辨明：佛法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在不同環境下，做了哪些不同的調整——不論是健康或不健康的調整。

第三，我們運用「批判性的意識」來區分，在歷史洪流中，佛教信仰的多樣表現形態，有哪些「體現純正佛法的原則，只作稍微調整，以適應不同文化、國家以及歷史時期」，哪些「確實偏離了佛法純正的原則」。

第四，我們要嘗試去除那些「具墮落的發展傾向」，並提倡那些「健康的發展傾向」。

印順法師認爲的最適合我們這時代的佛教形態，也正是他認爲最圓滿且適切表現佛陀本懷的佛教型態，亦即所謂的「人間佛教」（Human-realm Buddhism）。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是從他的老師——太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Human-Life Buddhism）演化而來。當太虛大師致力於復甦那奄奄一息的中國佛教時，他發現當時

的中國佛教苦於過度強調「死」與「鬼」，佛法的實踐主要是爲了安詳的死亡作準備，幫助在不同世界的亡靈。爲了對治此現象，太虛大師企圖論證佛教與現實人生的相關性。他強調佛法的修行是要幫助我們圓滿我們人類的道德。[20] 他不斷地指出佛陀是人，其佛法所要教導的對象也是人。他主張人類最高的目標是要生生世世在人間實踐菩薩道。(註14)

印順法師基本上同意他的老師「佛法以人爲本」的看法，但是經過他個人對印度佛教史的鑽研，他認爲應該提出與他的老師略有不同強調的看法。他的研究告訴他：在過去，當佛教變得跟一般神教類似時——當佛陀被變形成天神，而人們喪失了對人類本具進步與自助自救之能力的信心時，佛教就退墮了。因此，爲了再度強調「人間」在佛教成佛之道上的特勝地位，印順法師稱呼他的實踐佛法爲「人間佛教」。他不斷強調：諸佛皆在人間成佛；諸佛所宣說的法揭示與人類世界有關的真理；佛陀的弟子

們也都是人類，他們有人類各種軟弱與潛能，修習著爲了人類本性而設計的佛法。印順法師看到佛陀爲印度的信仰帶來重大的革新。他認爲，佛陀的成就包含了：廢棄婆羅門那種神教的、以天神爲中心的宗教，重新構建一個新的信仰模式——一方面不否認天神的存在，但更頌讚人類自有不假外求即可達到完全證悟的能力；甚至主張：連天神也皈依或臣服於證悟的人類。

做爲一位大乘的學佛者，印順法師在菩薩的形象裡看見人間佛教最高的表顯——菩薩生活在人間，以證得無上菩提此一出世間的目標作爲其導引，從事著各種不同領域的世俗活動。在〈人間佛教要略〉長文中，他這樣地闡述他的理念：[21]

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關涉到一切聖教。這一論題的核心，就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佛是我們所趨向的目標；學佛，要從學菩薩行開始。菩薩道修學圓滿了，

即是成佛。(註15)

對印順法師而言，最完整的表述佛陀訊息，就是號召人類進入「佛乘」——通往佛果的菩薩道，直接以「人乘」圓滿人的道德與能力，不必依賴任何由「天乘」——一種以轉生天界為目標的修行方式——所提出的方法。

印順法師懷抱強烈願望，要將大乘裡他認為「已經危及健全大乘的方便法」予以滌除，這一再地促使他詳研初期佛法的來源，即阿含經的基本教法，以及早期大乘經論，特別是與龍樹有關的佛典。基於他的研究，一個植基於《大智度論》三大支柱：菩提心、大悲心與空慧，且高度精純的大乘佛法，在他的思想中逐漸形成。然而他也淡化或剔除通俗大乘中他認為是偏離了原始佛教精神的許多特徵。他特別堅決反對佛教中有關「一神論」的和「天神化」的傾向，並反對但特羅佛教中的欲樂及神秘的修鍊方式。他以一簡單的「信條」來陳述他對於復興佛教所需之改革計畫的見解，此一見解初次出現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也多次出現在他其後的作品中。

「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22]，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註16)，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

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2.3.4)

如此，印順法師將自己對佛法的理解深深植基於《阿含》與《尼柯耶》的理論原則之中。他認為這些教法的心要是「緣起」、「無常」和「無我」，並將自己對至高真理的詮釋建立在這些教法之上（特別參考§3.3）。在他的眼中，這些並非如同它們在通俗大乘佛教裡常常被描述的那樣——只是「一時的真理」或是「初級的教法」，反而是了解佛法最高深內涵的關鍵。任何教理若堅稱有名為「佛性」、「心性」、「如來藏」等的「恆常實體」存在，他便不會視它們為終極真理。不過，他也並未全盤否定這些概念，只要這是在某些特殊狀況下，被策略性地運用為「方便法」。(註17)他也同樣一貫地釐清他的道德觀點：堅持清淨持守戒律及道德規範的必要性，反對印度晚期佛教特有的倒向欲樂、迷信和盲目儀式主義的傾向。

印順法師對印度晚期大乘和中國晚期大乘，特別是禪宗特有的一些主張，並沒有太多的同情心，例如「頓悟」或「即身成佛」。他認為這些觀念偏離了大乘的原始精神，違背了大乘的囑咐——〔菩薩行者〕要出自於對眾生的大悲心，刻意推遲自己的證悟成佛，以便生生世世行菩薩道。(註18)

印順法師強調 [23] 他所提倡「菩薩的正常道」是建立於發菩提心，培養大悲，實踐以助人為目的的各種善行，修習六波羅蜜，以及發展佛法正見。他強調：

佛教極其高深，而必基於平常。本於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理解與實行），依此而上通於聖境。（§5）（註19）

以下，我想為那些尚不了解印順法師的讀者，在閱讀這本《遊心法海六十年》時，提供幾點建議，以作為這簡介的結語。新讀者們在讀到印順法師引用他自己的舊作文句時，很可能會被這些不熟悉的細節所淹沒，放棄往下閱讀的努力。對此，我的建議是，簡單的說：不要放棄！就把它當作是在「法海」航行時遇到的風雨，握好船舵繼續前行——當你第一次讀它時，那一部份可以略讀，甚至整個跳過，晚一點再回頭讀它。你將會發現此書非常值得一讀再讀，而在重讀時，對於先前跳過或略讀之處，可以多花一點精神去讀它。

本書的前幾段是緒言性質，在從§1至§2.2這幾段，印順法師自敘往事——他如何初識佛法、成為比丘，以及如何得到機會研究佛法。密集的討論始於§2.3.2，在此，重要的是概略

地掌握印順法師如何分判大乘為三大系，分別是中觀、唯識與如來藏。但讀者不須因他以此結構對經典作分類而被牽絆住。在§2.3.3他介紹他將整個印度佛教分判為五期，[24]此一結構是他一生中對印度佛教的基本看法。在此，他也解釋了他的理論：印度佛教如何因過度依賴偏離常軌的與墮落的方便法而衰敗。在§2.3.4他引用自己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的一段「信條」。接著他解釋自己儘管衷心讚賞初期佛教的教法，又對晚期佛教的欲樂主義與神秘主義有所不滿，卻仍支持大乘立場的原因。在§2.3.5他簡單介紹他「青年（大眾）佛教」的觀點，並說明為何他提倡「人間佛教」而不是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

§2.3.6-7談到了他其餘的著作，以及在寫這些作品時所想到的觀點。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在§2.3.7推斷龍樹的詮釋工具——四悉檀與四部阿含（或尼科耶）個別的宗旨有所關聯，對此，他將在§2.5.4作更多闡述。

1952年，印順法師自香港抵達台灣，並在此渡過餘生。在§2.4一節，印順法師自述在台期間的著作、教學與講述。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當時他必須時常對一般信眾開示，因此，相對於他在大陸時期只在佛學院講課，此時他所處理的是比較通俗的主題。

在 §2.5.1 中他簡述為何會寫了一本與中國禪宗有關的著作。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轉折，因為在此之前印順法師並不常寫中國本土的佛教。然而報紙上有關唐朝禪宗的論戰，引起他的注目，其結果是他完成了一本得到高度喝采，與初期禪宗史及其師承形成有關的著作。在 1973 年，此書被譯為日文，日本大正大學因此著作提案授與他博士學位。一開始印順法師有點猶豫是否要接受此學位，因為他對學位並不很有興趣，經過他人勸請後，他同意透過代表接受此一學位的授予。

在 §2.5.2 印順法師對中國佛教作了一些有趣的評論，呼應了他的老師太虛大師；他說：「中國所重的大乘，自稱是大乘中的最上乘，其實是小乘精神的復活，急求自了自證。」這就是他的老師太虛大師所說的 [25]：「說大乘教，修小乘行」。這兩位法師在此所用的「小乘」字眼並非在描述任何一種現存的佛法傳統，而是在說那種「追求自身解脫而不關心他人」的心態。有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太虛大師曾經到上座部國家旅行，他根據在斯里蘭卡觀察所見，說：那裡的佛教在教理上是上座部，在實踐上，卻很符合大乘的精神。（註 20）

在 §2.5.4 他總結自己的兩本主要

著作——分別與阿毗達摩和初期佛教聖典之集成有關。在後面這本著作中，他對於所見到四大宗趣與四阿含之間的關聯，提供了更詳細的說明，他也認為「（四部阿含的四大宗趣）對於法義的抉擇，真實或方便，應該是有權威的指導作用。」在 §2.5.5 中，簡單總結他的鉅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以及另外兩本專書《如來藏之研究》、《空之探究》的主要議題。到此，印順法師已經完成了他的著作的回顧。

在 §3 他為讀者提供佛學研究的一些指引。在 §3.1-§3.2 他首先對該如何著手進行佛學研究，給予務實的建議，說明了自己在身為學者、弘法者及教師的生涯中所使用的方法。然後在 §3.3 他解釋自己如何應用佛法的原則作為研究佛法的方法。他特別說明三法印——「無常、無我、涅槃」可以引導那些為了達到佛法最高的理想而作研究的真誠佛學研究者。他強調：一個身為佛教修行人的佛教學者應該要以涅槃（寂靜）作為研究的目標：「佛

法與佛學史的研究，作為一個佛弟子[26]，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涅槃寂靜是信仰，是趣求的理想。」

在§4「對佛法的基本信念」這一節，他以一句令人動容的話做開場白：「我立志為佛教、為眾生——人類而修學佛法。」在同一段文中，他以帶點幽默的筆調述說別人怎樣試圖給他貼上標籤，說他屬於某宗派、某思想體系。然而他宣稱：「他們不知我只是佛弟子，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同時他也指出他的研究動機「是想通

過時、地、人的演化去理解佛法，抉示純正的佛法，而丟下不適於現代的古老方便。」然後，他闡述其對佛陀教法的八項基本信念。接著他舉一些例子，說明佛教在演進發展中，採取了他認為是錯誤的轉變、逆向的發展，與佛教創始者所要的背道而馳。無疑地，許多讀者將會發現他所舉的例子，不只是「有點兒刺激」而已。

在文章最後的§5，印順法師解釋了漢譯佛教聖典在世界佛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菩提比丘寫於 紐約·卡美爾莊嚴寺

【註釋】

註1：本文譯自 Bhikkhu Bodhi, (1999) “Introduction” in *A Sixty Year Spiritual Voyage of the Ocean of Dharma*, NJ: Noble Path, pp.9-26。

註2：原注1：Master Yinshun, *The Way to Buddhahood*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8)

註3：原注2：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Miao Yun, Part I ~ VII. Published by Hwa Tsan Monastery, 29 Mac Kenzie Street, Homebush NSW 2140 Australia. 以下相關註腳的引文，即出於這些版本。

註4：原注3：根據中國式的算法，人的年齡就是出生後的第幾年，而非西方人的「已活滿多少年」的算法。所以根據中國算法，他那時是八十歲。

註5：原注4：根據中國算法，他是在一百零一歲往生。中國算法不但自出生起算年齡，另外，計算長壽者的年齡，會從98歲直接跳到100歲，因一般認為99歲是不吉祥的。因此，若按照西方的算法，印順法師被多加了兩歲。（譯案：1906-2005，依一般算法應是一百歲。中式計算年齡自住胎時起算，因已懷胎十月，所以出生時，算是一歲。）

註6：原注5：有關印順法師的學思歷程，《遊心法海六十年》中僅有簡短敘述，更完整的故事可見《妙雲選譯第一集》的〈我怎樣的選擇了佛教〉（2003年再版），以及他的自傳《平凡的一生》（已經英譯，尚未出版）。

註7：譯案：經比對導師著作原文，此「注釋書」指，《龍舒淨土文》，《金剛經石注》，《華嚴經疏鈔纂要》等；「哲學論著」，則指《三論》、《成唯識論學記》、《相宗綱要》、《三論宗綱要》等。

註8：譯案：導師原文之章節 §2.1。

註9：原注6：有關太虛大師，參閱 Don Pittman, *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Taixu's Refor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譯案：此書已有中譯本——鄭清榮譯，《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踐》，台北：法鼓文化，2008。

註10：譯案：指共三冊的《雜阿含經論會編》。

- 註 11：譯案：指《空之探究》與《如來藏之研究》。
- 註 12：譯案：出處應在（§4）對佛法的基本信念。
- 註 13：原注 7：這四個步驟是筆者自己對印順法師的「改革計畫」所做的歸納，而不是在他的著作中所明示的四個連續步驟。
- 註 14：原注 8：印順法師在他的著作〈人間佛教序言〉中，討論他的「人間佛教」與太虛的「人生佛教」之間的關係，見“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for Human World” in 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Miaoo Yun, Part V (2001), pp.5~11。
- 註 15：見 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Miaoo Yun, Part V, p.33。
- 註 16：譯案：導師此文後來略有修正，見《華雨集第四冊》p.41：「什麼是「（梵化之機應慎）」？梵化，應改為天化，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
- 註 17：原注 11：在 The Way to Buddhahood, pp.322~326，他試圖說明這些概念可以在教學方法上，作為一種方便法，引導信徒走向以證得無我為目標的正道。
- 註 18：原注 12：在〈談入世與佛學〉（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Miaoo Yun, Part VII (2006), p.319~335），印順法師非常明確地區別兩種不同的大乘佛教：一種是著重漸修、入世；另一種是著重頓悟而且通常強調極端的厭離。他表示，這兩種佛教基於不同的理論基礎——前者是空性見，後者是「法界圓覺」，主張「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 註 19：譯按：應為（§4）
- 註 20：引自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Miaoo Yun, Part VII, p.307。

慧日佛學班

第11期 課程公告

民國100年9月9日～民國101年1月7日

班別	課程名稱	時間	授課老師
中級班	《大乘起信論》	週二／晚上19:00~21:00	如效法師
初級班	《六祖壇經》	週三／晚上19:00~21:00	厚賢法師
初級班	《華雨集》選讀(三) 〔《方便之道》〕	週五／晚上19:00~21:00	貫藏法師（視訊） 會常法師
高級班	《大智度論》	週六／下午14:00~17:00	厚觀法師（視訊）

福嚴佛學院 Fuyan Buddhist Institute

教導佛法的正知正見
陶冶高尚的宗教情操
指導正確的修學方法
力行和合的僧團生活

100
學年度

大學部 招考插班生

本院為印順導師所創建，目標在於——
造就僧才、住持佛法、續佛慧命、淨化人心

- ◎ 學 制 大學部：四年（採學分制）。
- ◎ 招生類別 大學部二年級插班生。
- ◎ 報考資格 高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年齡十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男眾或正信三寶的男居士。
- ◎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2011年7月28日止。
- ◎ 繳交證件 (1)報名表。
(2)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3)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
(4)自傳(八百字以上，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考佛學院動機等，請用600字稿紙或A4紙電腦打字)。
- ◎ 報名方式 一律以掛號郵件寄至「福嚴佛學院 教務處招生組」。
- ◎ 考試日期 福嚴佛學院：民國100年8月7日。
檳城洪福寺：2011年7月31日。
- ◎ 考試地點 福嚴佛學院：台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
檳城洪福寺：12, PERAK ROAD, 10150 PENANG, MALAYSIA (04)2280503
- ◎ 考試科目 筆試：佛學概論、國文。
口試：口試不合格者，概不錄取。

學雜費全免，提供膳宿、衣被、教科書、講義、日常用品，
就醫另有醫療補助費及各項獎助金供學生申請。

ADD 30065 台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教務處招生組)
No.3, Ln. 365, Minghu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65, Taiwan (R.O.C.)

URL www.fuyan.org.tw/ (可下載簡章及報名表)

E-mail fuyan.tw@msa.hinet.net

TEL 886-3-5201240

FAX 886-3-5205041

福嚴佛學院一〇〇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一節	大二班	小班會					
	07:40 08:30		大四班			雜阿含經 (溫宗堃老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法師) (圓波法師)
	研究所	大班會	俱舍論 (福嚴法師群)		雜阿含經 (溫宗堃老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法師) (圓波法師)	
第二節	大二班	勝鬘經 (傳妙法師)			妙雲華雨 選讀 (厚觀法師) (圓悟法師)	佛法概論 (圓悟法師)	部派佛教 (貫藏法師)
	08:40 09:30	大四班	唯識學探源 (圓波法師)	大乘大義章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 (溫宗堃老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法師) (圓波法師)	
	研究所		俱舍論 (福嚴法師群)	大乘大義章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 (溫宗堃老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法師) (圓波法師)	
第三節	大二班	勝鬘經 (傳妙法師)			妙雲華雨 選讀 (厚觀法師) (圓悟法師)	佛法概論 (圓悟法師)	部派佛教 (貫藏法師)
	09:40 10:30	大四班	唯識學探源 (圓波法師)	大乘大義章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 (溫宗堃老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法師) (圓波法師)	
	研究所		俱舍論 (福嚴法師群)	大乘大義章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 (溫宗堃老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法師) (圓波法師)	
第四節	大二班	百法明門論 (安慧法師)	日文(一) (楊德輝老師)	梵文(一) (溫宗堃老師)	成佛之道 (二) (開仁法師)	中國佛教史 (純因法師)	
	14:00 14:50	大四班	大乘起信論 (圓信法師)	日文(一) (楊德輝老師)	梵文(一) (溫宗堃老師)	巴利佛典 選讀 (溫宗堃老師)	
	研究所			梵文(一) (溫宗堃老師)		巴利佛典 選讀 (溫宗堃老師)	
第五節	大二班	百法明門論 (安慧法師)	日文(一) (楊德輝老師)	梵文(一) (溫宗堃老師)	成佛之道 (二) (開仁法師)	中國佛教史 (純因法師)	
	15:00 15:50	大四班	大乘起信論 (圓信法師)	日文(一) (楊德輝老師)	梵文(一) (溫宗堃老師)	巴利佛典 選讀 (溫宗堃老師)	
	研究所			梵文(一) (溫宗堃老師)		巴利佛典 選讀 (溫宗堃老師)	
16:00 16:50	大學部	出坡	出坡	出坡	出坡	出坡	
備註	1.《俱舍論》授課老師：厚觀法師、安慧法師、宗證法師、溫宗堃老師。 2.溫宗堃老師，佛學英文，星期五19:30-21:20。 3.大學部於單數週 星期六下午14:00大出坡。						



具足般若慧 趨入無爲門

[慈心慧語]

增上慧學者，即出世正見。
依定起正慧，慧成得解脫。

文 / 印順導師
彙整 / 編輯組

慧學就是八正道中的正見（還有正思惟），所以綜合起來說：「增上慧學」，就是「出世正見」。什麼是增上慧學？爲了作爲解脫的依止而修慧，叫增上慧。這當然不是俗知俗見，而是究竟的真實慧了。

正見也如此，知善惡，知業報，知前生後世，知凡聖，都還是（佛教的）世間正見。爲了悟真理，斷煩惱，得解脫，要有出世的正見。

什麼叫出世？就是超過和勝出一般世間（凡夫）的意思。或是悟解真

理的正見，或是離煩惱的無漏正見，都叫出世正見。在說明上，現在是著重於勝義——真實義的知見。

慧，梵語般若。在佛法所修的一切功德中，般若是最究竟的；有了般若，可說到了家。體悟真理，解脫生死的大事，已經能夠成辦；涅槃城大門，已經打開。如沒有般若，什麼行門，都不能解脫生死。

般若又是最根本的；般若是領導者，啓導一切功德的進修，與一切功德相應。在三學中，慧學最後，爲能

得解脫的依止；而在八正道中，卻以正見為首。這說明了般若在佛法中的地位，是徹始徹終的；他是領導者，又是完成者！

在三乘共法的經典裏，慧是有很多名稱的，如慧、見、明、觀、忍、智、覺；正觀、正見、正知、正思惟；如實觀、如實知、如實見、如實知見、如實思惟；擇法等。

佛又特別重視四禪（這是最容易發慧的定）。這不是一般的定，是與念慧相應的，向涅槃的勝定，所以叫

正定，定慧齊修，未了，依正定而起現證緣起寂滅性的無漏慧，也就是涅槃智。

出世的無漏慧成就，就斷煩惱，證真理，了生死而得解脫。到此，才完成修習出世解脫道的目標。解脫，涅槃，由修習八正道而成，所以佛說道諦，總是說八正道，譽為「八正道行入涅槃」。🌸

（節錄自《成佛之道（增註本）》p.205~p.231）



般若正意辨析

[慈心慧語]

口述 / 釋厚觀（福嚴佛學院院長）
彙整 / 釋開仁、李清垣

Q1：「一切種智」跟「一切智」的分別？

A1：在《大智度論》裡面提到的「一切種智」，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佛的智慧。佛能夠知道所有的總相、別相，一切都透徹明了，這叫一切種智。

至於「一切智」，就有兩種說法，在《般若經》的〈三慧品〉裡提到三種不同的智慧：第一是「一切智」，第二是「道種智」，第三就是「一切

種智」。

在〈三慧品〉裡面說的一切智，是二乘的智慧；道種智是菩薩的智慧；一切種智是佛的智慧。不過，在早期的經論，一切智跟一切種智是沒有什麼嚴格的區分；談佛的智慧時，有時用一切智，有時用一切種智。

因為一切智有時是表示二乘的智慧，有時是表示佛的智慧，所以《大智度論》中有人問：「如果二乘有一切智，而佛也有一切智，這兩個一切

智有什麼不同呢？」《大智度論》就用譬喻來解釋：二乘的一切智就好像畫燈一樣，只有燈的名，而沒有燈的用；而佛的一切智，是真正的燈，它具有照明的功用。

二乘的「一切智」，主要是六根對六塵，重於對無我、無我所的瞭解。如《雜阿含經》卷 13（319 經）云：「一切者，謂十二入處，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是名一切。」（大正 2，91a27-29）所以二乘的「一切智」，雖然是名為「一切」，但是它的範圍比較小。如果說二乘的一切智能遍知所有「一切」的話，那佛菩薩還有什麼比二乘更殊勝的嗎？其實二乘的「一切智」，只不過是知六根、六塵，著重在無我、無我所而已；而佛的一切智，才是真實的遍知「一切」。

Q2：什麼是「無生法忍」？

A2：「忍」，是「智慧」的別名，是深刻的體認。「無生法」，就是諸法無生、不生不滅。深刻地體認諸法

無生，叫「無生法忍」。這就像《中論》裡面所提到八不中道——「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的不生不滅。

要怎麼樣才能得到無生法忍呢？就是「智慧」跟「慈悲」都能夠平等，能夠斷我執，才能得到無生法忍。無生法忍菩薩的階位，如依《般若經》是在第七地，如依《華嚴經》是在第八地。

Q3：什麼是「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

A3：菩薩道大致上分成兩大階段：般若道、方便道。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中間有一個重要的階位就是「無生法忍」。我們在迴向的時候，常說：「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這個「無生」就是無生法忍，就是體會諸法不生不滅的智慧。

從初發心，到證得無生法忍不退轉之前，稱為「般若道」；從無生法

忍之後，稱為「方便道」。

我們要到達般若道的無生法忍的頂端的重點，就是體悟空性，證得我空、法空，這個時候主要是修般若道。我們學習般若，要入畢竟空，它的重點是「絕諸戲論」，就是要去除我執、我所執，去除一異、常斷、我見等等的執著，這叫做「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將」，是帶領的意思，就是學般若道，帶著菩薩入畢竟空，體會空性，絕諸戲論。

但是證悟到空，不要只是滯留在裡面不出來，還要行「方便」。這「方便」，不是隨便。方便，在經典裡面的意義很廣，它的原意就是「朝著一個目標前進，中間所有的過程」，全部叫方便。所以它有「前方便」，也有般若道後半段的「方便道」，因此方便的意義非常廣。

這裡所說的方便道是指證得無生法忍之後，它的重點就是帶領菩薩出畢竟空，主要目的有兩個：一個是

莊嚴佛土，一個是度化眾生。在《阿含經》等早期的佛教經典，比較著重在個人的解脫；但是大乘佛法，不但是重視有情的清淨，也重視器世間的清淨，創造一個好的修學環境，讓大家一起來修學。這是「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

Q4：有什麼樣的過失會失去智慧？

A4：在《十住毘婆沙論》裡面提到有四種過失會失去智慧，《十住毘婆沙論》是龍樹菩薩註解華嚴《十地經》的一部論。它跟《大智度論》一樣，也是談到菩薩廣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論。不過，很可惜，現存的版本只註解了前面兩地，後面的沒有翻譯出來。

哪四種會失去智慧呢？第一種，對法不恭敬，或者對說法者不恭敬，當然就會退失智慧。

第二種，雖然知道佛法，可是密藏不宣揚。不宣揚，久了之後，就會

忘失。就如同對於財富慳貪、吝惜的人，會得到貧窮的果報，同樣地，若對法吝惜，就會得到愚癡的果報。

第三種，有人想要去聽法，我們卻加以阻撓，設下種種障礙，這也會退失智慧。

【註釋】

註1：《十住毘婆沙論》卷9〈19 四法品〉（大正26，65c28-66a2）：「有四法能退失慧，菩薩所應遠離。……何等四法失慧？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祕匿惜；三、樂法者為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

第四，就是貢高我慢。就是我慢高山，法水不住。（註1）

以上四種過失，會令我們失去智慧，我們一定要盡量避免犯這些過失。☸

壹同女眾佛學院

100學年度大學部暨高中部招生簡章

教育方針

- (一) 培養品德高尚之宗教情操。
- (二) 實踐清淨和樂之僧團生活。

報名資格

- (一) 思想純正、身心健全、品行端正的出家僧眾及正信三寶未婚信女。
- (二) 年齡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
- (三) 大學部－高中職畢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高中部－國中畢業以上。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100年8月19日止。

就學待遇

學雜費全免、供膳宿，日常用品自備。
另備有獎學金，供成績優良者申請。

以傳統中國佛教之叢林生活教育為典範，依戒定慧三學總持培育悲智相成、解行兼修之真實正法僧才，續佛慧命。

招生學制

- (一) 大學部－四年（採學分制）。
- (二) 高中部－三年（採學年制）。

繳交證件

- (一) 報名表。
- (二) 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 (三) 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
- (四) 自傳（八百字以上，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考佛學院動機等，請用六百字稿紙或A4紙電腦打字）。

考試日期

- 第一次考試：100年7月9日。
- 第二次考試：100年8月20日。

考試科目

- 筆試：大學部－國文、佛法概論(印順導師著)、高中部－國文、學佛三要(印順導師著)。
- 口試：試不合格者，不予以錄取。

與德山寺的辨義

日期：2010年11月25日
地點：南投縣竹山鎮德山寺
與會人員：福嚴佛學院師生暨德山寺住眾

彙整 / 釋長叡
圖 / 釋圓祥

一、在台灣，教界對人間佛教已不陌生，但其定義與實踐程式各人解讀與取向或許不同，請再簡明論述其意義與內涵。

把握人身，以成佛為目標，修菩薩行。非鬼化、非天化，也非耽於「人乘」。以此簡別鬼化、天化，世俗化與聲聞。

二、導師於人間佛教的實踐，明白地提示以三心展開的十善為行動要旨，但目前情況似乎有差距，關鍵在三心的指導原則概念化，難以親切落實的產生作用。請略述行者如何培養三心？

如何落實？要從「見惑」、「修惑」來解決。通常會有「知道而做不到」的問題，是因為：

1. 「知得不夠深」。需要再多學習，加強知見上的勝解，才有能力檢討自己的問題，進而折伏煩惱。

2. 意志力不足。對「苦」的感受不夠，不足以推動意志力。

另參考《學佛三要》p.104：「修習菩提心的所依——知母·念恩·念報恩。……知母等七重次第……」從菩提心下手。

三、導師在《印度之佛教》序文中提到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請略述：

（一）根本佛教之淳樸是概指教義行持？所謂淳樸意涵如何界說？

《華雨集第四冊》p.33：

什麼是「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佛弟子所應特別重視的，是一切佛法的根源，釋尊的教授教誡，早期集成的聖典——《阿含》與「律」。在《阿含》與「律」中，佛、法、僧——三寶，是樸質而親切的。「佛」是印度迦毘羅衛的王子，經出家，修



行而成佛，說法、入涅槃，有印度的史跡可考。《增壹阿含經》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佛不是天神、天使，是在人間修行成佛的；也只有生在人間，才能受持佛法，體悟真理[法]而得正覺的自在解脫，所以說：「人身難得」。「佛出人間」，佛的教化，是現實人間，自覺覺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間佛教」，而不應該鬼化、神化的。

（二）中期佛教行解，應是空義展開的菩薩波羅密行。說天化之機應慎，從經論到古老傳說，龍天護法已深植緇素佛徒心中，說慎要怎麼說？怎麼做？

1. 導師沒有否定龍天護法，如《華雨集第四冊》p.41~p.42：

什麼是「（梵化之機應慎）」？梵化，應改為天化，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西元前五〇年，到西元二〇〇年，「佛法」發展而進入「初期

大乘」時代。由於「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理想化的、信仰的成分加深，與印度神教，自然的多了二分共同性。

一、文殊是舍利弗與梵天的合化，普賢是目犍連與帝釋的合化，成為如來（新）的二大脅侍。取象溼婆天（在色究竟天），有圓滿的毘盧遮那佛。魔王，龍王，夜叉王，緊那羅王等低級天神，都以大菩薩的姿態，出現在大乘經中，雖然所說的，都是發菩提心，悲智相應的菩薩行，卻凌駕人間的聖者，大有人間修行，不如鬼神——天的意趣。無數神天，成為華嚴法會的大菩薩，而夜叉菩薩——執金剛神，地位比十地菩薩還高。這表示了重天神而輕人間的心聲，是值得人間佛弟子注意的！

二、神教的咒術等，也出現於大乘經中，主要是為了護法。但為了護持佛法，誦咒來求護持，這與「佛

法」中自動的來護法不同，而有祈求的意義。神教的他力護持，在佛法中發展起來。

三、「念佛」（「念菩薩」）、「念法」法門，或是往生他方淨土，或是能得現生利益——消災，治病，延壽等。求得現生利益，與低級的神教、巫術相近。「大乘佛法」普及了，而信行卻更低級了！我不否認神教的信行，如去年有一位（曾參禪）來信說：「否則，……乃至奧義書、耆那教諸作者聖者就是騙子了」！我回信說：「不但奧義書、耆那教不是騙子，就是基督教……其至低級的巫術，也不完全是騙人的。宗教（高級或低級的）總有些修驗（神秘經驗），……如有了些修驗，大抵是信心十足，自以為是，如說給人聽，決不能說是騙子。……不過，不是騙人，並不等於正確，否則奧義書、耆那教也好，何必學佛」？

「初期大乘」的神化部分，如看作《長阿含經》那樣，是「世界悉檀」、「吉祥悅意」，那大可作會心的微笑。如受到「方便」法門功德無邊（佛經的常例，越是方便，越是功德不可思議）的眩惑，順著世俗心而發展，那是會迷失「佛出人間」，人間大乘正行而流入歧途的。

《長阿含》中也是有「八部眾」的記載。《大智度論》同樣的也有金剛護法守護菩薩行者之說。但是，並非無條件的守護。如《大智度論》卷79〈65 稱揚品〉（大正25，614c9-11）：「諸神天輕賤妄語人，若菩薩不如所說行，則五種執金剛神捨離不復守護，惡鬼得便。」

2. 如何說？如何做？

(1)《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525~p.526：

神，高級的是諸天，低級的是夜叉、龍等。印度宗教所信仰的神，釋

尊採取了「存而不敬」的態度；神是有的，但在出家的僧團中，是不准奉事供養天神的。如《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一〇（大正二四·五八三上）說：「若至天神祠廟之處，誦佛伽他，彈指而進；苾芻不應供養天神」。《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說：不應該敬事天神，也不應該毀壞神像。佛不否認這些神鬼的存在，但以為：這些神鬼都在生死流轉中，是可憐憫的，還應該受佛的教化，趣向解脫。

(2)《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527~p.528：

「供養諸天眾」，是「為俗人密意而說」，雖不是佛教的本意，而在事實上，容許在家的佛教徒，信佛而又供養天神。供天是隨俗的方便，向解脫是信佛的真義。這樣的適應世俗而弘揚佛教，與《般若經》的重般若悟證，而又稱揚讀、誦、供養的現世功德，是同一作風。但在佛法通俗

化，在家信佛的重要起來，對天神的尊敬態度，是多少會影響教團的。希望天神護持的事，終於在佛教中出現。法與比丘尼教人「通宵誦經，稱天等名而為咒願」。這是以誦經的功德，迴向給諸天，稱呼天的名字，也就是呼籲天神，祈求天的護助。以誦經功德來咒願，等於送禮物而請求援助：部派佛教後期，與初期佛教的精神，顯然是不同了！誦經咒願，是變相的供養。佛教自身要請他護助，這些護法大神在佛教中的地位，慢慢的高起來。大乘佛法興起，知名的護法大神，漸漸都成為菩薩了。一直發展下去，這些護法大神，有些竟是佛的化身，成為在家、出家佛教徒的崇拜對象，到達天佛合一的階段。」

(三) 攝取後期佛教確當者，「後期確當者」大概是哪些？

1.《華雨集第四冊》p.42~p.43)：

什麼是「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



者」？如「後期大乘」的如來藏、佛性、我，經說還是修菩薩行的。如知道這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能順應世間人心，激發人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那就是方便了。

2.《華雨集第四冊》p.43：

又如「虛妄唯識論」的《瑜伽師地論》等，通用三乘的境、行、果，「攝事分」還是《雜阿含經》「修多羅」的本母呢！無著，世親的唯識說，也還是依無常生滅，說「分別自性緣起」（稱十二緣起為「愛非愛緣起」）。這是從說一切有部、經部而來的，重於「果從因生」的緣起論。如知道這是為五事不具者所作的顯了解說，那與龍樹的中道八不的緣起論，有相互增明的作用了。古代經論，解理明行，只要確立不神化的「人間佛教」的原則，多有可以採用的。人的根性不一，如經說的「異欲，異解，異忍」，佛法是以不同的

方法——「世界、對治、為人、第一義」悉檀，而引向佛法，向聲聞，向佛的解脫道而進修的。這是我所認為是能契合佛法，不違現代的佛法。

雖有「四悉檀」之判攝，導師也沒有說要取一而捨三。

覺得別人有不究竟的，不必急著否定對方的立場，這只會產生對立與敵意，自己站穩立場、凸顯自己的優點，久了自能攝受別人。

四、導師於中國禪淨法門論述，應有其護法下的對治用心，但傳統的佛弟子不一定能理解而接納。宗教是不能沒有信仰存在的，信仰必涉及主觀的意志情感，而印老的意思多被曲解至今還是存在教界，我人如何因應與適切的引導？

誤解來自於口耳傳說，多未讀過導師原著，不讀而批評，有欠公允。

例如導師依據經論，於《勝鬘經

講記》p.266，主張「四種念佛」：

對佛有完全的了解繫念，方是具足念佛。這有四種：(一)、念佛名號，這是極淺的。(二)、念佛相好，這也還是形式的。(三)、念佛功德，即佛所成就於內的，如大智、大悲、大方便、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等功德。(四)、念佛法性身，即觀法實相。

提昇念佛的層次。回歸經論本身，是正本清源，不是爲了抹煞古德。

說念佛者乃「怯弱衆生」，這是引用《大乘起信論》、《十住毘婆沙論》的明文，卻屢屢被說成是導師的主張。如《大乘起信論》卷1（大正32，583a12-19）所說：

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

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

《佛法是救世之光》〈廣大的易行道〉p.235~p.237：

念佛與淨土，本為佛法的通辦法門，不論什麼宗，什麼乘，都有此方便。不過最普遍的，要算念阿彌陀佛與往生極樂淨土；弘揚最力的，要算淨土宗罷了。

這一法門，敘述得最完備的，沒有比得上《普賢行願品》。《普賢行願品》的「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十願，實是十項願行），對於易行道的念佛，敘述得最為完備。念佛，是繫念於佛的法身、功德、相好、名號而攝心不亂。念佛，不但是口頭稱念，而包含了：一、禮拜佛；二、讚歎佛的一切功德（德依名立，所以口稱阿

彌陀佛，即等於讚歎一切佛功德)；三、於佛前廣修供養；四、於佛前真誠的懺悔；五、對於佛(因中菩薩等)的功德，生隨喜心；六、請佛轉法輪；七、請佛久住世間，濟度眾生；八、隨佛修學；九、學佛那樣的隨順眾生；十、一切功德，與一切眾生共同迴向佛道。這一切，都是念佛；都是內心的觀想(勝解)，不待外緣，所以最為易行。觀想於一切佛(即無量佛)前如此願行，即是常念遍念無量佛。以十方無量佛(即西方無量佛)為繫念境，所以修行成就，能普入法界，生極樂國。

然而，敘述得淺淺深深最有層次的，又沒有比得上《大乘起信論》了。約修行次第，略有四級。

一、「初學」大乘而「其心怯弱」的：怕不能見佛，怕不免墮落。這是還沒有資格修學信心的鈍根。對於這，有特殊方便，要他「專意念佛」

——阿彌陀佛；勸他迴向極樂世界。以佛力的攝受護持，使他不失信心，漸次成就(如能實相念佛，又當別論)。

二、一般初心菩薩，還在修習信心階段(十信位)：禮佛、懺悔、隨喜、迴向等念佛易行道，即是消惡障的方便。以易行道消除惡障，即能助成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等難行方便，達到成就信心。

三、信心成就的菩薩(初住以上)，修懺悔的能止方便；修供養、禮拜、讚歎、隨喜、勸請的發起善根增長方便。必須如此，才能助成大願平等，悲慧相應；才能信心增長，志求無上菩提。

四、到了現證法界的大地菩薩，還是修念佛行。但這是為了利益眾生，所以常在十方佛前，供養，請轉法輪等。文殊、普賢等去極樂國，應屬於此類，決非怕不見佛，怕退失信

心，像初學的那樣。

這可見，念佛易行道，為菩薩道中徹始徹終的法門。法門循序漸深，只看根性如何。我所以依《智論》說：易行道與難行道，因初學者根性不同，可以有所偏重；而在完整的菩提道中，從來不曾矛盾，不可妄生取捨！不讀《普賢行願品》，不知念佛易行道的內含廣大。不讀《大乘起信論》，不知念佛法門的淺深層次（與龍樹的《智論》、《十住毘婆沙論》相合）。所以我要向現代的念佛易行道者，推薦這經論的廣大義；免得斷章取義，自毀高深廣大的法門！

適切的因應，還是根據對方所提的論點予以明確回應。例如導師著作中，也有許多對各宗派推崇讚揚之處。如《教制教典與教學》p.144中所說：

中國佛教能夠陶練佛門的高僧大德，培植佛教弘法人才的，在中國佛

教史上，第一要推禪宗。唐代以來，使寺院幾乎一律稱為「禪寺」，可見禪宗的力量，在當時如何的壯大！

若只是情緒的反彈，提不出明確論點，可能就無從回應起。

五、導師長於辨異，於大乘思想提出三系，三系中，對真常唯心確有深刻的警告判釋。但傳統的中國佛教是真常的天下，從理解引發信仰，或信仰引發理解的宗教行持來說，辨異後總要梳理出一條實踐之路（從理解到實踐）。請法師說明一下此路在哪裡？

實踐的道路，還是從深觀、廣行下手。《智論》的發心、修六度、對治煩惱……。

從理論到實踐，戒定慧是共通的，三系各自架構的體系雖不同，其核心皆是對「流轉」與「還滅」的說明。

一般常有「了義、不了義」之爭。
如《教制教典與教學》p.223~p.224：

佛教各宗派，向有了義不了義之說，而所謂了義與不了義，完全是以各家的思想立場為準繩的。如在印度，空宗說唯識不了義，唯識說空宗不究竟。中國各宗的判教亦復如是，天台有天台的判法，賢首也有賢首的判法，各以自宗為了義、究竟、圓滿，他宗為不了義，不究竟，不圓滿。剋實說來，辨了義不了義，或究竟不究竟，是由於學者對於全面佛法的不同觀點，也許是眾生的根性問題。並非判某家不了義不究竟，就含有打倒他或否定他的敵對意味。這不過是說：某家所談的佛法，闡理較差一點，祇可適應某類根機。如空宗與唯識，千年來一直在互指對方不了義、不究竟，結果空宗還是空宗，唯識依然唯識，並沒有因為唯識說空宗不了義，而把空宗打倒；也沒有因為空宗指唯識不究竟，而否定了唯識。

這是擺在我們眼前的史實。

導師曾說，就算判為「不了義」，若完整地修到頂端，離真正的終點也不太遠，不會有「白修」的情況。

不一定要大家都走「中觀」的路線，三系各有優點，各有攝受的對象與善巧，例如：

1.《學佛三要》p.239中談到「如來藏」的用意：

佛在世時，有外道對佛說：「世尊！你的教法，什麼都好，只有一點，就是「無我」，這是可怕的，是無法信受的」。佛說：「我亦說有我」，這就是如來藏。外道聽了，便歡喜信受。照《楞伽經》說：由於「眾生畏無我」；為了「攝引計我外道」，所以方便說有如來藏。

2.《成佛之道》p.372~p.373中提及「唯識」的優點：

識有所得，有自相，依此而成立

因果，迷悟，為虛妄唯識系的要義。這對於五事不具的根性，真可說是善巧極了！而且依實立假，本是小乘一切有系的根本立場。一切法的實有性，十八界的實有性，以唯識義來解說，這對於攝化小乘有宗而向於大乘一切法空性的教說，不能不說是佛菩薩的難思方便！

3. 《般若經講記》p.153~p.154：

我們雖還沒有體驗真理的智慧，可是佛法即是依體悟真理的智慧而流出來的，我們依止佛的經教指示漸漸思惟觀察，起深信解；這雖不是自己體驗真理的智慧，然也是類似的智慧。

生得智慧雖人人都有，然解脫苦痛根源的智慧，不經過修習，確是不容易得的。所以佛法教人多聞熏習，聽聞日久，解法智生，這在佛法名聞所成慧。

聞解以後，再於自己心中詳審觀察，如是對於前所了解的問題可以更得到有系統有條理的深一層認識。同時，將此深刻的悟解，指導行為而體驗於尋常日用間，佛法名此為思所成慧。

思後更修禪定，於定境中審細觀察宇宙人生的真理，此名修所成慧。

再不斷的深入，常時修習，般若智慧即可發生。🌸





福嚴佛學院第十二屆校友

長旭法師

親近善士聞正法

▼ 成長背景

學 僧釋長旭，台灣新竹市人，家庭成員有五人，學僧排行第二，從小家庭就是三寶弟子。因為喜歡看佛像的莊嚴法身與師父們的慈悲，從小就經常跟著父母一起到佛寺共修、做義工，有時父母工作忙，學僧就自己去寺院。由於這樣的因緣，讓自己萌生了想出家的感覺，如導師所說：「為佛教、為眾生」的心願。

▼ 學佛因緣

從 英國讀書回來沒有多久，一位在寺院當義工的阿姨覺得我還年輕，可能沒有聽過法師講經說法，認為很可惜，於是就問我是否想聽有關於佛法的課程，了解佛陀的教理。那時，由於從未接觸過佛法，感覺很新鮮，所以就一口答應了。

第一次，義工阿姨帶學僧至福嚴推廣教育班聽課，之後就知道如何去聽課。說來也覺得有趣，自己住在新竹那麼久，卻沒有聽過福嚴佛學院，也沒有來過。只知道有一間壹同寺，但之後有幾次覺得好奇自己就上來看看，可是都是大門關起來，外面有一個牌子寫著「遊客禁止進入」的標語，當時也沒有看到出家人，覺得裡面還挺神秘的，有說不出來的感覺。

讓學僧感覺出家人真不簡單，也需要很有

福報，……很值得做為在家居士的好榜樣，同時，更讓我提起了所謂的道心、出離心，希望有因緣能為佛教、為眾生多做點事情，不愧此生為人。

▼ 親近善士

與福嚴（^上印^下順導師）、慧日（^上厚^下觀法師）結的因緣，可分為兩個部份來說明：一者：是印順導師至福嚴住錫及嵩壽，那時學僧每月都會至壹同寺參加八關齋戒，那時是一位^上慧^下興法師主法，有一次聽說導師來福嚴住幾天，而導師慈悲知道壹同寺有傳八關齋戒，於是導師就請侍者帶他老人家到壹同寺為戒子說說話，那時學僧也不懂導師是誰，也沒有聽過，但當時第一次看到導師時，不知怎麼了，覺得有一種很法喜的感覺，看到他老人家慈悲的樣子，對所有戒子講話都笑笑的，讓人很攝受。雖然那時學僧聽不太懂導師說的話是什麼（因為有一種腔調），但覺得每位戒子都很法喜，也跟導師頂禮。此時起了一個念頭，就是很羨慕導師旁邊的侍者，能在那麼慈祥的老人家旁邊當侍者真有福報，如果自己有這個機會不知有多好，甚至能與導

師一起出家學習那又更好（自己天真的想法），可是想想導師年紀大了也不可能收那麼小的徒弟吧！

第二次與導師見面是導師嵩壽，我們所有戒子都到福嚴向導師祝壽，導師從寮房走到圖書館前與所有戒子見面，此時學僧的印象是導師看著學僧笑笑的，但沒有說話，完畢後我們就回去了，讓導師多休息。

二者：與家師（^上厚^下觀法師）的因緣，是在福嚴推廣教育班上課所結的因緣。當時開的課程是《中論》，共有十二章，雖然已經上到後期第十章，雖然自己是第一次聽聞佛法，儘管聽不懂，但覺得很法喜，也覺得法的重要性，如導師的《成佛之道》中說：「由聞知諸法，由聞遮眾惡，由聞斷無義，由聞得涅槃。」也讓學僧更堅定走這條出家路，也決定與家師一起學習佛法。

本來家師希望學僧能先在福嚴學習佛法，並過出家人的生活與規矩，可是學僧那時想自己什麼都不懂，也不知道佛學院是在做什麼，生活為何？一點也沒有概念，內心會有害怕的感覺。於是學僧就跟家師說：我希

望跟您去台北一起學習，可以嗎？不想在這裡（福嚴佛學院）。講了一陣子，家師最後總算答應了。家師要我先跟他去慧日，改日有因緣再來福嚴讀書。那時聽到好高興，也放下了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就趕緊說好。

後來，跟著家師一起到了慧日，在慧日期間也負責慧日圖書館的編輯、平時的佛學講座錄音工作、在家師旁邊學習及做侍者等等及與出家眾一起生活作息。後來想想也真有緣及好玩，為什麼呢？最先學僧不知導師與家師的關係是師徒關係，是後來才知道的。想起以前如果能與導師出家不知有多好，卻沒想到後來聽到《中論》確定與家師一起出家的因緣，可知：佛法的因緣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也讓學僧對

《中論》特別的鍾愛，因為《中論》可說是學僧出家接近善知識，以及學習佛法的主要因緣

與動機。希望爾後有機會能研究此論，並對龍樹菩薩思想有所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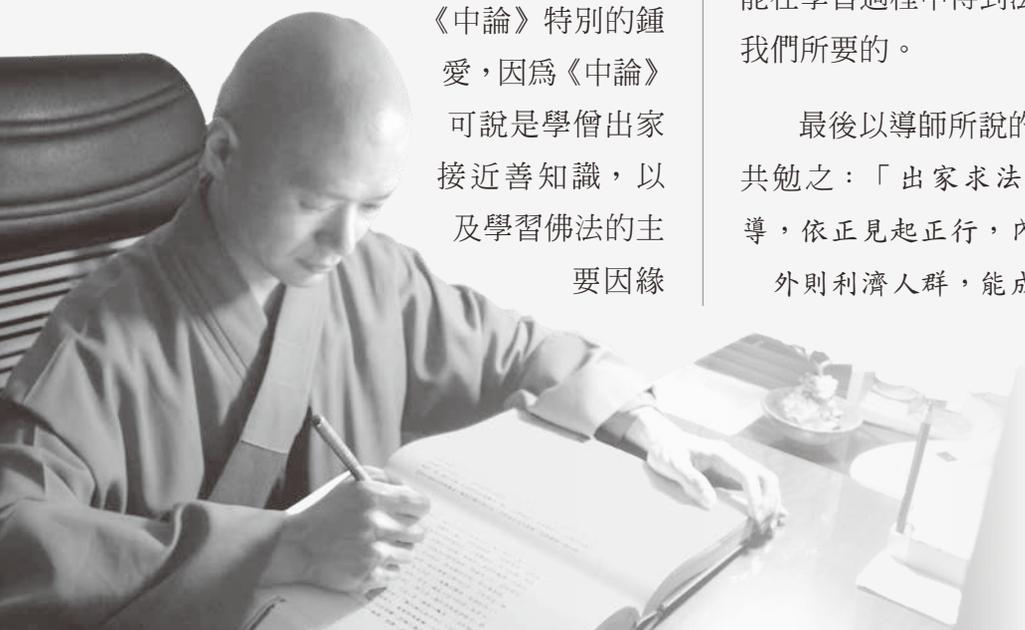
▼ 學院經歷

讀書因緣到了，民國 96 年 1 月 22 至福嚴插班入學考，2 月中旬正式入學上課。在福嚴大學部，每個階段所做的工作都有所不同，從居士身份到沙彌，後來成為比丘，學習的東西也不一樣。除學習佛法之外，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是很重要的，如何將有稜有角的事情，磨成圓滑，讓事情更圓滿，也是須要學習的。

另外，也讓每位學生能體會輪職三組，每人負責不同的工作及如何做一位領導者，帶領大眾。雖然大學部期間的生活酸、甜、苦、辣都有，如能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法喜，這也才是我們所要的。

最後以導師所說的一句話與大家共勉之：「出家求法應以正見為先導，依正見起正行，內則淨化身心，外則利濟人群，能成立和樂清淨之

僧伽，正法當能久住於人間。」



福嚴校友會 LOGO 徵選辦法

1. **活動目的**：為了凝聚校友的向心力，以達成校友會成立的宗旨。
2. **主辦單位**：福嚴佛學院校友會
3. **校友會宗旨**：關懷校友、維繫道情、相互砥礪、增上道心、護持福嚴、住持正法。
4. **投稿資格**：歡迎福嚴佛學院歷屆校友及對本活動有興趣者皆歡迎踴躍投稿。。
5. **徵稿日期**：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2011/08/31 截止。（郵戳為憑）
6. **徵選辦法**：徵選作業分初選、決選二階段進行。
 - (1) 初選：由福嚴校友會會長選出三名作品進入決選。評選時間：2011/09/11。
 - (2) 決選：由校友大會從初選作品，評選優選作品。評選時間：2011/09/21。
7. **作品規格**：
 - (1) 手繪稿
 - (2) 電腦稿：
 - A. 圖形須含「福嚴校友會」五字。
 - B. 影像模式：彩色稿為限，CMYK，並另存 jpg 檔。
 - C. 解析度：不少於 300dpi。
 - D. 尺寸：10cm×10cm，需考慮便於放大、縮小，應用於各種材質之宣導製作物上。
8. **檢附資料**：
 - (1) 設計者資料（包含姓名、通訊電話、地址…）
 - (2) 設計圖稿：
 - A. 以手繪設計者，請檢附手繪稿。
 - B. 以電腦繪圖軟體設計者，請檢附 CMYK 全彩 JPG 檔及可編輯使用向量繪圖軟體格式檔案 (ai、cdr、pdf... 等) 之電子檔，並燒錄成光碟。
 - (3) 設計意涵 / 理念（200 字以內）。
 - (4) 著作權同意書。（下載網址：<http://blog.yam.com/fuyanalumni>）
9. **投稿方式**：
 - (1) 一律以郵寄投稿方式。
 - (2) 請將「檢附資料」及圖稿電子檔光碟（手繪者免）
郵寄至：30065 台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 365 巷 3 號，「福嚴校友會編輯組」收。
10. **注意事項**：
 - (1) 所有投稿作品均不退件，如有需要請由參選者事先自行備份留存。
 - (2) 投稿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並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法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悉由參選者自行負法律上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 (3) 投稿作品以投稿者為著作人，該著作人同意對主辦單位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並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同時主辦單位保有作品修改權，參選者不得異議。
 - (4) 入選作品主辦單位有研究、攝影、宣傳、網頁製作、展覽、出版以及出版品販售等權利（包括但不限），著作人不得異議。
 - (5) 投稿者須尊重評審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 (6) 凡報名徵選者，即視同同意本徵選活動各項內容及規定，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11. **聯絡方式**：
福嚴佛學院校友會
 - (1) 地址：30065 台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 365 巷 3 號
No.3, Ln. 365, Minghu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65, Taiwan(R.O.C.)
 - (2) 電話：886-3-5201240
 - (3) 傳真：886-3-5205041
 - (4) E-mail：fuyan.alumni@gmail.com



福嚴佛學院第一屆校友

上定法師

過去的永不停留

▼ 出家因緣

從小家中供奉觀音佛像，而祖母和小姑姑很早就茹素。在日據時代要廢除民間小廟時，因地方仕紳發起救援，請我小姑姑住錫當地的媽祖廟，並設立布教所度化眾生，請日僧東海宜誠大和尚常駐講經，因此小姑姑也禮拜在他的座下，法名秀道，才得以不被拆除的命運。光復後再禮美濃朝元寺能淨上人為剃度師，賜名秀妙，承竹溪、開元的法脈。

跟隨上人出家的弟子有兩位伯母和兩位堂姊、而大姊和我等七位均住於媽祖廟內，一直到上人往生，大師兄病倒之後，才全部撤離。原因是每逢祭典，地方人士必殺豬宰羊以祭拜神明，實在有違佛教的慈悲思想，因此家師在民國48年左右覓得附近的土地，於52年9月大殿和左廂房等首期工程建好啓用，即現在的妙覺寺，而我亦在此年的七月一日出家。

▼ 修學生涯

在22歲那年，因上人欲覓一年輕人接受正規佛學教育。而我認為此路無限寬廣。剃度次日師父上人帶我坐「機哩、克落」的普通客運車，從早上六點起程到下午一點才到台中寶覺寺附設的佛學院，林錦東為院長，睿理法師為教務主任，監學為慧文法師，兼大寮掌廚，也為學生張羅三餐。

講堂一環爲五觀堂，二樓爲寮房和教室，兩邊爲寢室，中間爲教室。寶覺寺主持林錦東也兼任院長，只是他攜妻帶子嚴然是日僧。院長平時很忙，偶爾跟我們精神講話。

好景不常，一年後教務主任到日本留學，沒有了教務主任之後就失去核心了，所以我們 20 幾位學生暑假後各自分散，我和心達、敬聖師繼續到基隆月眉山求學。會到月眉山求學，也是聖印法師介紹的，因爲假日曾到慈明寺拜訪，經過其推薦，和他的在家女弟子慈性一同到基隆去。當時是 53 年的夏天深夜，我們租一輛往基隆海港載漁貨的計程車，到基隆時已天亮了，再搭來往四腳亭的火車往月眉山。由於兩人兩箱行李要走山路，所以雇了一位婦人，以扁擔挑著兩個行李，我倆在後面追得氣喘噓噓，大約走了一個鐘頭的崎嶇山路才到山上。

到了山上，才知道靈泉寺斷崖殘壁破舊不堪，房子多處漏水，我當時心酸落淚，怎麼來到這個地方，能辦學嗎？修然同學帶我們到附近的金山、瑞芳欣賞風景，和挖金礦玩玩。

開學到來，學生從全省會集而來，約有 40 位，到畢業時大約剩 20 幾位。教務主任爲晴虛上人，邊修房子、邊教學，學生每天出坡——搬石塊鋪路，上山拾材，鋸木劈材，挑石礮等樣樣來。因交通不便，走四腳亭要一個多小時，走後山近一點也要跋涉峻山，行走崎嶇的小徑，往往星期日時要十多位同學拿著扁擔往返基隆市區買日常生活必須品；從早上六點多出發，到下午六點返寺，菜米油鹽全部靠人力挑上山，比起今日的環山道路，真不能同日而語。山上多雨，這三年中也蓋了好幾棟房子，但常生青苔，看起來還是破舊的。

晴虛上人教學認真，使我們在爲期三學年當中，紮下穩固的基礎，他教《大藏一覽》、《成佛之道》、《印度佛教史》、《異部宗輪論》、《佛法概論》等，印海法師教《俱舍論》、《起信論》等，修宗法師的梵唄特別好，仁同法師、陳師潛老師、呂老師都住在學院。雖然物質不好，但師生的感情濃厚、生活融洽。教務主任晴虛上人特別有國際觀，每晨一定要聽張樹的英文 KK 英標教學，對英文

拼音也有踏實的成績。

同學當中，要以修熏法師最得人緣，最善辦事，在戒學方面成爲國際人物；淨珠法師佛學修養最深；修彰法師最能幹，從太虛、福嚴佛學院畢業後回山上幫月眉山很大的忙，舉凡道路開闢、建築工程，乃上人得力的助手。

56年時就讀太虛佛學院，師資方面，教務主任了中法師乾淨俐落；訓導主任印海法師穩重踏實；如若比喻的話，了中長老可以比文殊，印海長老可比普賢；章斗航老師的詩詞非常優美，對學生要求很高也很認真；常覺法師的「唯識」講得特別好；演公的「課集三藏十二部」，從他的獅子吼中，無不震驚四座，如雷灌耳乃上上之乘也；導師講的課很少，他老人家的課一定要十地菩薩才聽得懂，何以先輩長老，如俊公、演公們如此崇敬，他老的一言一行讓後輩百千世學不完。

同學方面，男衆同學顯如同學最具挑戰，遠光同學速記又快又美，他的筆記本，常是我們的範本，會寬、會清、理中等男衆同學、也非常優

秀，真是集一時精英。

女衆同學要以敬定法師最具口才，永南同學論文最好，賢祥同學抒情文最美，性融同學名列前茅，可能是過目不忘吧！能超同學最穩重，慧理法師、如釋法師、文智法師乃我們的先輩學長，我也是望塵莫及的！

種種因緣不具足，第三學年搬回新竹福嚴佛學院時，師生都有異動，如演公、仁公出國弘法，性融、耀騰同學考上社會大學等。論起讀書環境，福嚴要比太虛好，四周有翠綠的樹林，後面有青草湖，假日走後山，半小時到湖中划舟，也是快事。

在福嚴又加了唯慈法師的「因明」課，他講因明特別善巧，同學當中，深福師最能舉一反三領會最深。眞華長老也從台北慧日講堂來授「華嚴賢首教五章」，老成穩重，對導師特別遵從，後續的福嚴他一手扛起來，尤其是回復男衆同學，福嚴今日的建設，其功不可沒。

民國61年借給譯經院使用，不知過了幾年才繼續辦學，至今我們像斷了線的風箏，隨時有滅頂的可能，

因為過慣了規律的生活，一旦衝出來，如斷奶的嬰兒，雖常有重溫法乳之渴，可惜因緣不再。

▼ 回鄉弘法

在學院時血氣方剛、堅持己見，有些事總是擺不平，但出了學院五花八門的雜事，如排山倒海而來，因鄉下小廟作息時間完全不同，又要從頭學起，一般都過著農耕生活，舉凡種田、誦經、種菜、化緣樣樣來，好在「吾少也賤，故多能卑事」。

62年正式在東山佛學院授課，教《成佛之道》、《百法明門論》等，學生也聽得「霧煞煞」，請求再講一遍時，領略頗深，尤其是聖德法師的《二十、三十論記》輔助不少。

直到六年之後，佛學院改為幼兒園便停止教學，可是心中乃有聞法的熾熱。所幸會性長老從獅頭山南下弘法，他講經的音感、內容、深度、見解在在與眾不同，凡講一部論、一部經，必再三咀嚼反覆思索，追根究底，他與演公可以說是二朵奇葩，演公是根據導師的再譯，會老則效法慈

老的精神，又依斌宗大師的治學態度和本性的聰明才智，苦修實學首創一格的講經布教，親聆他老的教誦30多載，獲益良多。

85年左右，到元亨佛學院教學，也到看守所給受刑人當心理諮詢。

▼ 寺廟經營

自80年開始，本寺每年春季打一次佛七，夏天辦大夏令營，連續6年不斷，嘉惠鄰近的大專院校學生

瞬間如白雲過隙，一轉眼已屆七十，本該放下萬緣，閉門自修求個自在，但寺廟老人眾多，還是要我擔當對外的弘法，又當了理事，無德、無能又不善交際，言窮言竭，生性怯，老來一事無成，智慧、福德不足，不足於感化人；寺廟經營人際關係，六和建立，一樣也沒及格。

因此，時光流逝，一去不回，又得著什麼呢？靜下來雙手合十，祈求佛菩薩天龍八部冥中加被，賜我智慧、福德、光明晚年過得更美好。

憶往事，只嘆苦酒滿杯而已！

福嚴佛學院暨福嚴校友會

活動回顧及預告

精采回顧

- 4月
— 04/22 福嚴佛學院專題演講 / 顯慧法師主講
講題：敦煌佛教藝術存在的價值
- 04/27 福嚴校友會第四屆第二次幹部會議 (詳閱 p.52)
- 5月
— 05/05~06 福嚴佛學院戶外參學 (詳閱 p.54)
- 05/08 福嚴佛學院參與
中正紀念堂慈濟浴佛大典 (詳閱 p.58)
- 05/14 第九屆校友證融法師常住——福慧講堂
落成暨佛像開光安座慶典
- 05/21 福嚴佛學院暨壹同女眾佛學院
聯合論文發表會 (詳閱 p.60)
- 05/22 慧日講堂五十週年慶暨
追思印順導師法會 (詳閱 p.62)
- 05/29 福嚴佛學院金剛法會 (詳閱封底)
- 6月
— 06/19 福嚴佛學院暨福嚴校友會參與並協助
上戒下德老和尚圓寂傳供讚頌大典
- 06/20~23 福嚴佛學院禪四共修 / 開恩法師指導
- 06/25 福嚴佛學院結業式暨
第五屆研究所畢業典禮 (詳閱 p.51)
- 06/26 福嚴佛學院暑假開始
- 7月
— 07/03 福嚴推廣教育班暨智廣學佛會期末聯誼

活動預告

- 9月
.....09/01 福嚴佛學院暑假結束
-09/05~07 福嚴佛學院佛三共修 / 傳妙法師主持
-09/21 福嚴校友會第四屆第二次校友大會
-09/24~25 全國聯合論文發表會
- 10月
.....10/05 福嚴佛學院專題演講
-10/14~24 福嚴佛學院第十三屆大學部畢業旅行



▲福慧講堂落成暨佛像開光安座慶典，福嚴校友前往共襄盛舉，同霽法喜。(右二：證融法師)



▲上戒下德老和尚圓寂傳供讚頌大典景況。福嚴佛學院暨福嚴校友會亦協助相關事務。



▲福嚴佛學院學生於小參後與禪師上開下恩法師(中)合影留念。



福嚴佛學院

第五屆研究所畢業典禮

文 / 編輯組 圖 / 釋果證

福嚴佛學院於 2011 年 6 月 25 日舉行「結業式暨第五屆研究所畢業典禮」，院長^上厚^下觀法師勉勵畢業生，雖然研究所畢業可說是在教理上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但是仍然需要在這個基礎上精益求精，最好的方式就是教學相長。

同時，在學習的過程中，也要培養自己能夠擁有法喜，這樣才能不斷的精

進學習。

院長爲了表達對畢業生衷心的祝福與期許，親手將畢業證書一一的頒發給畢業生，並且與畢業生合影留念。

接著，畢業生分享個人的修學體驗與感言，同時勉勵在學的大學部同學，縱使大學部畢業了，也要發心朝研究所的學習階段繼續研修。



▲院長^上厚^下觀法師（右）親手將畢業證書頒發給畢業生。



▲畢業生分享個人的修學體驗、感言以及共勉語。



福嚴校友會

第四屆第二次幹部會議

文、圖 / 編輯組

福嚴校友會於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杉林溪召開「第四屆第二次幹部會議」，當日早上，校友會幹部先齊聚竹山明善寺，揭開了此次幹部會議的序幕。

首先，明善寺詳盡的介紹了該寺的各項弘化事業，使大家對明善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在該寺常住法師與護法居士熱忱款待，以及品嚐了明善寺美味豐盛的午宴後，隨即搭乘遊覽車前往杉林溪，行踏山林，遊芳尋花。

當天晚上，棲住飯店，本次幹部會議就此開幕。首先由會長概略地說明過去兩年校友會與校友的各項活動內容。之後，共同討論「第四屆第二次校友大會」的籌備工作狀況，此

次會議擬定於 201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假高雄市元亨寺舉行「第四屆第二次校友大會」，在大會中將回顧歷屆校友的特色與從事的弘化活動。同時，對於過去兩年中，校友會與校友的各項活動將詳盡的展示。

此外，對於校友會的實質功能進行檢討。普嚴法師表示，由於此次個人晉山典禮的經驗，感受到校友會的重要性。經由各屆校友的協助，發揮各自的專長，使此次典禮能順利進行。並且鼓勵校友踴躍的參與校友會活動，聯繫彼此道誼。

對此，能超法師說到，參加校友會各項活動可表現出自己對法緣與同窗道友的珍視。



▲法務組組長傳妙法師於會議中提出個人觀點以及對校友會各項運作的建議與想法。

▲為聯繫各組幹部，俾使校友會運作順利，於幹部會議後舉行聯誼活動。上圖為溪頭品嘗香淳咖啡的景象。

如佑法師則提出徵選「福嚴校友會 LOGO」的想法，希望能藉由 LOGO 凝聚校友的力量，展現校友會的精神與特色。(徵選辦法請參閱本期《福嚴會訊》頁 45)

璨慧法師則鼓勵校友撰寫文章投稿於《福嚴會訊》，作為校友間的法義交流。若能常與校友互動，增進人際關係，將來若有需要協助時，將會

獲得莫大的資源。

於此次的檢討中，可看出大家對校友會的肯定與其存在的價值。然而，校友會的存在，就如傳妙法師於會議中所說，是需要各屆校友以及同學會積極的參與校友會活動，才得以成就校友會的存在價值與意義。此次的幹部會議，在大家的提議與稱許中，圓滿閉幕。☸

▼福嚴校友會第四屆幹部於飯店前合影留念。



平凡的

印順導師紀念館



文 / 編輯組 圖 / 釋圓祥

福嚴佛學院

戶外參學

如止唯佛院，究就在人格，
入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
一生過兩千五百年前佛陀本懷，
體悟了佛法修行的真諦，
堅是在正見、正信、正行、正法實。
堅定的前進。

福嚴佛學院於5月5日至5月6日舉行為期二日的戶外參學。

爲了緬懷上印下順導師「爲佛教、爲衆生」的博大精神，此次行程首先安排於第一天參訪導師來台駐錫時間最久的台中華雨精舍與《妙雲集》的發源地嘉義妙雲蘭若。希望能藉由參訪導師精進辦道與修學的道場，體會導師「不忍聖教衰、不忍衆生苦」

的宗教情操。並且從中學習導師勤儉樸實的生活態度與專研佛學的修學精神。

此外，研修佛法除了需要有勇猛精進的心，還需要有強健的體魄，

如此，才能在修學的道路中穩健的前進。因此，在第一天的參訪行程後，回到飯店養足氣力，準備迎接第二天鍛鍊身體的體能訓練。

第二天一早，通過全長約一百公尺，擁有古樸風味的谷關吊橋，在吊橋上能夠眺望大甲溪蜿蜒流水的風光。緊接著一步、一步的踏上捎來步道，在欣賞山間美景之餘，還能強身健體，真是一舉數得啊！

下午，來到了東勢林場，由導覽員解說大自然的景觀生態，體會自然生態堅韌的生命力。

二天的戶外參學，在緬懷導師、強身健體，以及認識自然生態後，大家帶著豐碩的成果，返回了學院。





▲福嚴佛學院院長上厚下觀法師（左）代表全體師生致贈紀念品予嘉義妙雲蘭若，住持上慧下理法師代表受贈。



▲▼研修佛法需要有強健的體魄，以愉悅的心情，爬山踐行，鍛鍊良好的體力。



▲福嚴佛學院師生於嘉義妙雲蘭若，導師關房前合影留念。



▼福嚴佛學院師生與台中華雨精舍住眾於山門前合影留念。



有感而發

➔ 遇見善友

文／釋道一（福嚴佛學院研究所）

這一次的谷關行，我們帶著甚麼樣的「期待」出發？我們是否好好地安下心來享受這兩天的「過程」？每一景點、人事物乃至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又是否覺察其中的每一個當下？

目的地到達了、行程結束了，我們是否因「期待破滅」而「失望」？乃至內心頻頻生起負面的心理？人生的旅程或學佛的歷程，我們是否也如同這一次的谷關行呢？懷著期待、忽略過程，最後失望乃至埋怨而歸？或表面隨喜，內心卻是存在著否定與不屑的矛盾？

第一夜，和有哲師泡著腳、望著夜空，相互分享每一情節的啟發，暢談到午夜十一時。爲了不影響第二天行程上所需的體力與精神，我借用了法尊法師與導師對談中常出現的一句話：「夜深了，睡吧！」帶著滿滿地法喜，結束了那一晚的對話。

第二天用早餐之時，洞崧師談到：「我的太極拳老師，曾因功夫精湛而名震一時，但後來卻因一場手術而行動不便，甚至不能再教太極，多



麼令人惋惜！」是的，人生有種種變化，會令我們措手不及和無奈。任憑你如何地精密規劃，那只不過是虛無飄渺的期待。有時候，確實順應著所規劃的一切而漸漸地接近目標，可是自己又從不好好地享受其中的過程，反而左顧右盼地模糊了生命焦點。

這猶如每一個學佛人都說「我愛佛法！」可是，追根究底卻是「在乎佛法所帶給自己的名聞利養或定慧成就上的肯定」多於「認認真真、單單純純、老老實實地學佛」！

「以正面和愉悅地心情渡過每一個當下」是我的生活態度，所以這一次的戶外參學也不會例外——除了歡喜，再來就是感恩所有的人事物因緣。🌸

妙華

文／釋覺竟（福嚴佛學院大學部）

每次閱讀導師的著作時，總有股說不出的感受，特別是在難懂的法義經過導師的獨特見解和資料的導引下，往往都有一種「新發現」的喜悅。當下對導師就佩服萬分。

這次戶外參學，學院安排我們到導師著作的主要「生產地」——華雨精舍和妙雲蘭若參訪，讓學生現場體驗導師當年是如何把生命投入法海裡悠遊，並且深入淺出地將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本的著作的保貴經驗。

導師在華雨精舍中，每日閱讀、思惟、寫作，日復一日。對外人來說，也許是難可思議的枯燥，但是對導師來說，那是個良好的時機，為數五冊的《華雨集》，也是在這樣的生活中完成。

導師的志願有多大？眼光有多遠？胸襟有多廣？妙雲蘭若那扇黑厚的門把導師與外界隔絕了起來。生活在不大的空間裡，陪伴導師的是一張書桌和排滿經論的書櫃。用盡心力、埋頭苦讀、忍耐孤獨。然而，導師的生命領域卻已跨出那扇封鎖的門，而隨著閱讀與寫作，其精神也安住於禪悅的現法樂中。若導師胸懷無



大志，我們今天又怎能閱讀到導師費盡心思所著作的《妙雲集》呢？

關房內掛著導師的一對墨寶，就是導師自身心境的最好的寫照吧：

離塵卅五載，來臺滿一紀。
風雨悵淒其，歲月驚消逝！
時難懷親依，折翮歎羅什；
古今事本同，安用心於悒！

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
教證得增上，自他鹹喜悅！
不計年復年，且度日又日，
聖道耀東南，靜對萬籟寂。

今日可以親眼一覽導師生命中的遺跡，也碰觸到導師所用過的用具，算是彌補不曾親眼看過導師的遺憾，更重要的是對導師起了更堅固的恭敬心。☸



福嚴佛學院

參與中正紀念堂慈濟浴佛大典

——無聲說法

文 / 釋長叡 (福嚴佛學院研究所)
圖 / 釋圓祥

五月八日，福嚴佛學院三十餘人在學務長傅妙法師的帶領，以及新竹慈濟人的陪同下，前往中正紀念堂參加慈濟浴佛法會。這是連續幾年來，福嚴每年都會參加的活動。若問今年的參加心得，學僧以為，我們好像是來學習、練習「無聲說法」。

「說法」是出家人的責任。就像福嚴佛學院附設「推廣教育班」，讓研究所的學生練習講解在校學習多年的佛法給社會大眾聽。只是「說法」不易，最好要有心得、有體會，還要具備「說法的善巧」。

要把高深的佛法「說」給一般人聽得懂，並不是那麼簡單

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聽眾」願意來聽法。否則，恐怕要效法「生公」（竺道生法師），說法給「石頭」聽了。

五月八日我們說的是什麼「法」？可能是「出家法」。讓海內外社會大眾知道有佛教、有出家眾，特別是，讓人知道：台灣還有男眾比丘團體的存在。我們也說法給自己聽，練習正念、正知的「威儀法」。說實在的，大眾迎接法師進場的那段路程，學僧可是戰戰兢兢，攝心照顧自己的呼吸與步伐。其實，與會大眾是互相說法啊！

下午彩排時，我們看到、聽到現場「隊伍浩蕩長」的慈濟菩薩，在有時間壓力下的指揮中，溫順地、耐心



地，揮汗重複演練著動作，這正是一場極佳的「柔和忍辱法」！

這一天，來中正紀念堂慈濟浴佛法會「聽法」的，有各級政府官員、部會首長、各國駐台代表，和現場成千上萬的民衆。透過衛星、網路轉播傳播到全世界的千千萬萬觀眾。

學僧以為，如果我們能以佛弟子的身分與形象，出席這樣萬眾矚目的盛會，以具足正念的、默然無言的莊嚴威儀，呈現在社會大眾眼前，感動了天邊與眼前的觀眾，或許是一種有效率弘揚佛法吧！

散場後，我們列隊從中正紀念堂大孝門走出來時，學僧看到來參加「法會」的一個老阿嬤牽著她的小孫子（可能不到五歲）與我們擦身而過。或許，多年以後，這個小孫子的記憶中，會浮起一個景象——有一年的初夏微熱的傍晚，曾跟阿嬤手牽手，遇到一群靜默的出家比丘們，還有，出家眾背後，廣場上那一大片「藍天白雲」的身影……。

有關「無聲說法」，參考：

1、印公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14：「釋尊在王舍城，異學刪闍耶的上首弟子舍利弗，見五比丘之一的

阿說示，威儀具足，諸根澄淨，就問他『老師是誰？學什麼法？』……舍利弗回去，他的好友大目犍連，見舍利弗的神色澄淨，問他得到了甘露嗎？舍利弗將經過告訴他……於是二人率領了二百五十弟子來見佛，成為佛的弟子。」

聲聞佛教中，舍利弗、目犍連二大弟子來歸依佛陀，是出於受到阿說示尊者莊嚴的威儀所吸引，可見「無聲說法」的威德力。

2、《維摩詰所說經》卷2〈9入不二法門品〉：「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大正14，551c20-24）

這就是大乘佛教中，維摩詰居士「一默如雷」的「無聲說法」。

看起來，不管學聲聞、學菩薩，不管是出家、在家的佛弟子，「無聲說法」都是一門「必修課」！

感恩、讚歎佛教慈濟基金會「為佛教、為眾生」，舉辦這樣盛大莊嚴的「法會」！☸

福嚴壹同聯合論文發表會

長旭法師

振藥法師

振宗法師

毛昭文

福嚴佛學院暨壹同女眾佛學院 聯合論文發表會

文 / 編輯組 圖 / 釋果證

為提供福嚴佛學院與壹同女眾佛學院兩院僧青年發表及交流的場域，以培養佛教學術研究人才，促進兩院廣泛交流，實踐弘揚佛法之理念，特於5月21日下午假壹同女眾佛學院舉行「福嚴佛學院暨壹同女眾佛學院聯合論文發表會」。

此次發表會分別由兩院各推舉二位發表論文。福嚴佛學院的二位發表者為研究所一年級學生；第一位長旭法師的論題是「無表業之探究——以說一切有部論書為主」，本篇論文主要在探究有部對無表業思想的主張及體性的確立，文中更以「戒體」為例對「無表業」進行探討。其講評老師為純因法師

隨念』之探究——以《阿含經》為主」，探討修習六隨念的對象、方法以及利益，並且探討六隨念是否能通達解脫。其講評老師為開仁法師。

壹同女眾佛學院的二位發表者為大學部三年級學生；第一位振宗法師的論題是「論《大智度論》對《大毘婆沙論》菩薩觀之評斥」，主要針對《大智度論》評論《大毘婆沙論》詮釋菩薩觀的部份，探究其破斥的內涵及理論根據。其講評老師為圓波法師。

第二位毛昭文同學的論題是「禪修與身心科學的關係——以西方大腦科學為主」，該篇論文嘗試結合禪修與西方科學，探討佛教禪修所蘊含的身心變化。藉由醫學對大腦的研究，

第二位振藥法師的論題是「『六



▲論文發表會實況。
(壹同女眾佛學院攝影組 提供)

解釋漢譯佛典中以智顛大師為主的論書中所述禪修所產生的身心變化。其講評老師為溫宗堃老師。

發表會中，講評老師分別指出，撰寫論文除了廣泛的收集資料外，也要適時的提出個人獨特的論點與問題意識。此外，論文章節的密切性、語句表達的流暢度、文獻閱讀的解讀力以及論文格式的一致性，都是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應該培養的技巧和能力。

最後，壹同女眾佛學院院長^上如^下琳法師讚歎同學為了佛教以及自己的道業，如此精進努力的修學佛法，並且鼓勵同學仍然要持續不斷的勇猛精進，直至無學的階段。

福嚴佛學院院長^上厚^下觀法師則指導同學在撰寫論文時，應該要知道自己訂定論題的原由，這部份主要是要明白自己的問題意識。再者，有哪些現有的研究成果與此論題有關，此部份牽涉到搜尋、篩檢資料以及外文解讀的能力與敏銳度。最後則是自己所撰寫的論文是否有比他人更有價值的部份，此中包含前人的研究有錯誤與不足之處加以修正與補充，或者是否有自己獨特的創見。此外，更讚許壹同女眾佛學院學生發表如此高水準的研究論文。

本次兩院聯合論文發表會就在諸位發表者、講評老師的辨析以及兩院院長的指導中圓滿結束。🌸



慧日講堂

五十週年慶暨追思印順導師法會

文 / 釋厚賢 (慧日講堂住持)
圖 / 慧日講堂

印順導師圓寂已邁入第六年，爲了緬懷導師的恩澤，同時今年適逢導師創辦慧日講堂五十週年，慧日講堂特別於五月二十二日擴大舉辦了一場紀念活動。

從舉辦日期的前五個月，我們開始籌畫。前後歷經八次的籌備會議，期望讓整個活動深具意義與內涵。雖然來自許多不同背景的合作團體，但是大家都能夠顧全大局、勇於承擔、捐棄成見、和諧討論，「衆志成城」，從籌辦的過程便可以看到結果一定是圓滿的。

我們秉持著印公導師謙沖的身教，不敢驚動諸山長老，結果還是有師長輩的真華長老、晴虛長老等等

衆多教內前輩法師，嘉義的宏印長老、古坑的慈忍法師，台南竹溪寺、南投德山寺的多位法師，台中的慧璉法師、惠空法師，新竹的寬謙法師，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明光法師，法鼓山的果暉法師，以及衆多遠從美國、香港、台灣各地的居士大德，前來參與勝會。當天竟然來了七、八百人。由於我們事前擬訂了幾套作業方案，雖然當日會場有點擁擠但是卻不會混亂。作爲主辦單位而言，能有這麼多的長老、貴賓前來參與、指導，實在是無比的榮幸。

曾經有位法師說：「導師的著作這麼好，研讀的人卻那麼少；我們太對不起導師了。」作爲導師的弟子，

個人深覺慚愧。爲了推廣導師的著作，乃配合本次活動，舉辦了贈送導師著作的活動。我們選定流通最廣的四本書——《成佛之道》、《中觀今論》、《佛法概論》及《學佛三要》，作爲贈送的標的。同時主動寄函邀請四十幾個可能研讀導師著作的道場、團體，請他們回函索取贈書。結果總計有二十個團體前來請書，寄贈書籍共計 2,568 本。另有數個經常開班研讀導師著作的團體，由於太客氣，並未前來請書。據負責本專案募款的謝居士說，本方案得到佛子們的熱烈響應，有一位護法居士，願意獨自負擔全部費用，但謝居士爲了滿足衆佛子共植福田的願望，僅接受了他十萬元的護持捐款，其餘費用由約三十人各別量力，一起護持。我聽了這樣的訊息，相當的感動。

爲了讓前來的貴賓對「慧日講堂五十週年」暨「導師著作」多幾分了解，並增進會場氣氛，我們佈置慧日講堂的兩側，配以圖像輸出、實體書籍、盆景等，並有導覽義工，好讓貴賓們很快的進入慧日講堂的歷史及導師的心靈世界。以慧日講堂場地的限制，經過專家的巧思，既要有實質

內容的展出，又要維持衆多來賓的動線，依我個人看，是相當高難度的。同時爲了讓貴賓們對「慧日講堂五十週年」有深入的了解，以及保存歷史的光輝，我們出版了《慧日講堂五十週年專輯》。經由義工菩薩不眠不休的努力，能夠在短短的時間裡，製作出有水準的專輯，我個人是相當感恩的。

早上的「慧日講堂五十週年回顧」，我們很榮幸的有歷任慧日講堂住持真華長老、晴虛長老和慈忍法師，常住過慧日講堂的宏印長老、惠空法師以及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明光法師等，上台致詞勉勵，使大眾至爲受用。

中午的用齋，爲了表達對貴賓們的歡迎與敬意，我們請餐廳前來外燴宴席。由於參與的貴賓人數很難確切把握，除了辦桌之外，另外準備了數百個便當，以及當天可以即時追加炒作的食材。果然前來的人數衆多，我們事先的苦心安排，全發揮了效果。只是在我巡場關懷的時候，才發現多數的義工菩薩，都是用便當，主動把座位讓給貴賓。他們出錢出力，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這樣的護法精神，

值得大家尊敬。

下午的「印順導師行誼」，我們邀請到晴虛長老與宏印長老，為我們分享導師生前的景德、懿行。晴虛長老提出導師學說思想的三點特質——特注重漢華文系、科學研究和人文為本。長老非常用心，事前就準備好講綱分發給大家，準備的材料非常豐富，由於時間不夠，無法暢所欲言，大概去導師愈久，感念愈深吧！宏印長老的敘述時間雖然不多，但卻能提綱挈領、把握重點，而且講話十分風趣，讓大家覺得很開心。

多年以來，我們只知道，導師的著作，不管是在國內或國外，都享有盛名，深受學界和教界的推崇與肯定，許多宗教系所以及道場、團體，也都開班研讀。在宗教系所方面，因每年都有研究機構舉辦「學術研討會」，大家互相切磋、交流與聯誼，因此彼此之間都有良好的互動。但各道場、團體所辦的研讀班，彼此則甚少互動，狀況並不十分清楚。為了增進彼此的了解、友誼，互相激勵，因此我們規劃了下午的另一個重點活

動：「宏揚導師思想面面觀座談會」，針對主協辦單位所了解的訊息，推薦邀請的對象，總共邀請了三十幾個道場、團體參加，並請他們提供過去以及現在開班研讀導師著作的情況、照片，加以編製成《座談會手冊》，以利互相了解。結果有二十幾個道場、團體回函，表示願意參加，同時提供了開班的資料。這讓我們感到非常欣慰，原來在宏揚導師思想的道路上並不乏人。

座談會由佛青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葉瑞圻居士擔任主持人，並邀請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佛青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宏印法師、永修精舍住持兼覺風基金會董事長寬謙法師、養諄暨台中假日佛學院副院長慧璉法師及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呂勝強居士，擔任分享人。由於主持人及所有分享人，都是深入導師著作的翹楚，不但學養俱佳，而且對宏揚導師思想都有深刻的經驗和體會，因此談來都是頭頭是道，令人激賞。一個半小時下來，與會貴賓都意猶未盡，期待下一次的聚會。



▲「晴」虛長老分享導師學說思想的三點特質——特注重漢華文系、科學研究和人文為本。



▲來自海內外的諸長長老、佛教團體，踴躍參與以及指導此次勝會。

本活動最後一場活動，是由厚觀院長講述「印順導師著作述要」。導師的著作四十餘冊，總文字近兩百萬言，要在近五十分鐘的時間，能夠周全的講述一個梗概，若非深入導師的法海，同時有深厚的表達功力，是無法做到的。院長事前就編印好了九頁的講義，將導師的著作分成六大

類：《妙雲集》、《華雨集》、《永光集》、單部專書類、編纂類及其他，將六大類的每一本書，都做了簡要的敘述，同時指出「印順導師在佛學研究上的貢獻」及「印順導師與中國古德之比較」。

這一場活動結束了，若非佛菩薩的加持、多位法師的共同努力、衆多義工菩薩無怨無悔的奉獻、付出，以及長老貴賓們的護持、莊嚴，是不可能成就這一場週年慶。因此個人只有感恩，感恩所有促成這場五十週年慶的一切因緣。虔誠的祝福與會大眾，福慧圓滿；世界各地，法輪常轉。



◀福嚴佛學院學生聆聽與會長老、貴賓介紹導師的景德、懿行以及相關的研討主題。。



上印下順導師圓寂六週年紀念法會

印
順
導
師
法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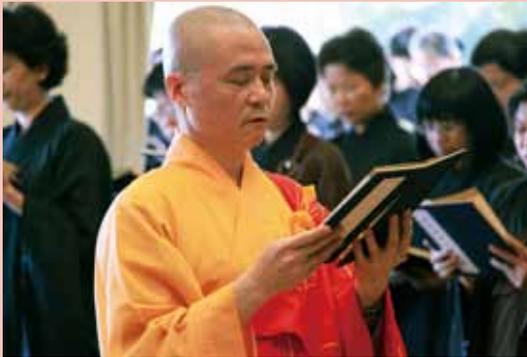
攝心不放逸，即使達到禪心自在，也還只是定學。
佛教人於定中修觀，修勝義觀慧而得解脫，才是增上慧學。



▲新竹市壹同寺住持上如_下琳法師（前一）率領住眾參與此次紀念法會，追思導師的景德懿行。



▲慈濟志工前來學院協助相關事務，由執行長圓展法師調配與解說工作內容。



▲福嚴佛學院院長上厚_下觀法師率領大眾恭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福嚴佛學院前院長上真_下華長老率領大眾恭誦《佛說無常經》與佛前大供。



▲法會當日開放參觀「福嚴塔院」與「印順導師紀念室」，並由專人導覽、解說。



▲午齋後，福嚴精舍住持上厚_下觀法師主持「皈依儀式」。

為響應「節能減碳，守護地球」，《福嚴會訊》已發行電子版，敬請多加利用。
《福嚴會訊》電子版：<http://issuu.com/fuyanjournal>
※若您日後不再需要收到紙本《福嚴會訊》，煩請來函告知，謝謝！
（聯絡方式請參見目次頁）